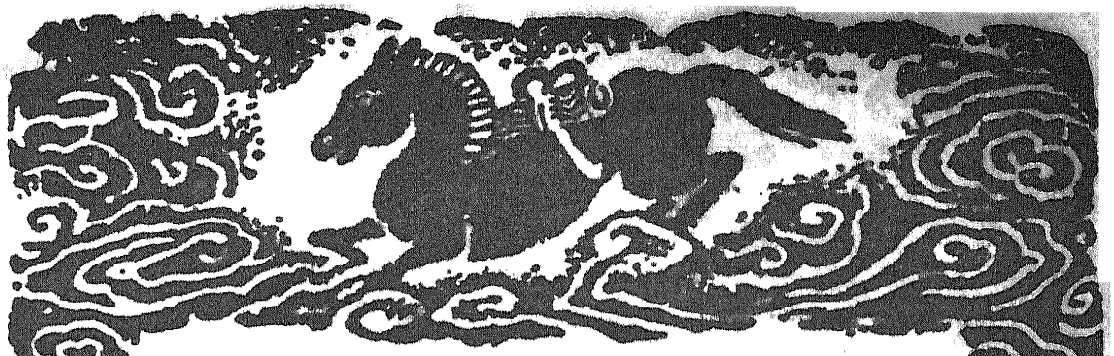
癸巳存稿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癸巳存稿

(三)

俞正燮撰

癸巳存稿卷之七

心竅

史記殷本紀、宋世家、並云紂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莊子云、混沌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言一日一竅、喻聖人心七竅以智治天下也、列子仲尼篇云、七孔四支之所覺、言外七竅、又云、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則言心七竅、蓋商周時皆言心七竅、內外相應、而醫書明堂未嘗言之、南史沈攸之傳云、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元史儒學伯顏傳云、伯顏死於磁、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是心竅不能定、故明堂不言也、梁元帝金樓子云、比干心十二穴、梁史范縝傳云、比干之心七竅、列角、嘗疑其時君臣所言奇異、今檢西洋羅雅谷人身圖說云、心竅左右各二、有十一小耳、則小穴十一、其言與金樓子范縝合、蓋本之佛書、金樓子取其十一穴、今本譌爲十二、范縝取其小耳以爲列角、因以附之比干、西洋人身圖說、則本佛西國書也、

亳

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日知錄非之、云此說之不合地理者、案史記六國表序云、湯起于亳、在西方、秦本紀言寧公伐湯社、亳王奔戎、則周時西方猶有亳、說文又言亳在杜陵、古事明矣、顧卽不問此義、許自言漢亳、漢京兆杜陵自有亳、顧何以謂之不合、不可解也、

三章

漢書刑法志云。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後韓彭反。誅乃有三族。案天下初定。賸季布。敢有舍匿。罪之族。時韓彭未反也。賈子新書。屢稱誹謗之誅。挾書之禁。亦未除。皆非三章所有。

武安食鄗

漢書溝洫志云。河決瓠子。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鄗。鄗居河北。注云。鄗、音輸。清河之縣也。檢魏郡武安縣。清河郡鄗縣。地理志俱不云侯國。惟琅邪郡魏其縣言侯國。周止寶嬰皆絕。魏其爲膠東分侯也。田蚡自封武安。列侯其食鄗。蓋丞相奉武安死。平津侯薛澤相。當別食奉邑。澤免。公孫宏以儒者相。卽以奉邑封平津侯。李蔡莊青翟皆以侯相。石慶以相封牧邱侯。而食奉邑平原。正武安食鄗之比。後公孫賀乃葛繹侯。劉屈氂爲澎侯。而田千秋以丞相封富民侯。蓋沿此食邑之制。通加侯爵。且予嘉名。其事始末如此。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索隱書後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集解徐廣云。一曰治國聞。明刊索隱附史記本云。爲成學之人。攻文之士。欲覽其要。故刪爲此篇。索隱單行本無攻文之士字。亦不解治古文。案徐云一曰治國聞。是晉宋時傳彼本者。已不知古文何解。更無責於小司馬矣。此序云古文者。謂春秋國語。序云。務綜其終始。表見春秋國語。是也。漢書楚元王傳。言古文春秋左氏傳。又言左氏傳多古言古字。故可稱古文。史

記五帝本紀贊云。不離古文者近是。下云。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其古文亦指春秋國語。又吳世家贊云。余讀春秋古文。語俱相應。而索隱以古文爲五帝德帝繫姓。亦誤矣。史記自序云誦古文。謂學古文尚書。就孔安國問故。及通左傳國語。而索隱云事伏生。伏生乃今文尚書。豈可謂之古文。是索隱竟不知古文是文字。又隨意說之也。史記言古文者。猶言古字本尚書春秋。其特表舉古文者。以所采輯與博士不同。故申別之曰古文。五帝本紀贊言好學深思。又譏淺見寡聞。十二諸侯年表序。又特言成學。皆與當時博士之黨同伐異者言之。史記立言之意。惜徐廣裴駰等不知也。而索隱顛倒錯亂。宜明人以攻文之士誣置其說中。幸有此單行本。稍減其謬耳。嘉慶丁巳十月。

無土不王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云。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集解云。白虎通曰。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孔子老于闕里也。今案序是詰辨之詞。白虎通既非遷所及辨。義亦迂遠。遷云安在。蓋指始皇本紀云。置諸侯不便。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及此序云。無尺土之封。王迹之興。起于閭巷。

晉夫人

史記秦本紀云。穆公妻晉子圉以宗女。又云。妻重耳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案國語云。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又云。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罪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如此則懷嬴爲穆夫人之女。非宗女。且非他妾子也。特以子圉故。降爲媵。故曰不敢以成

婚。左傳僖十七年。秦妻晉太子圉。二十二年。子圉欲與嬴氏逃歸。二十三年。秦伯納女五人於重耳。懷嬴與焉。懷嬴卽辰嬴也。左傳文六年云。辰嬴嬖于二君。又云。辰嬴賤。班在九人。蓋秦致五人。辰嬴本居班末。文公雖嬖之。未嘗易其班也。秦本紀云。文公夫人、秦女也。左傳僖二十四年云。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三十二年云。文嬴請三帥。史集解引服虔云。文公夫人、穆公女也。檢國語。獨辰嬴曰。寡君之適則文嬴爲他妾子。其他三人。或宗女耳。辰嬴班在九人者。文嬴適也。襄公之母偪姞在二季隗在三。公子雍之母杜祁在四。辰嬴在九。此皆出于左傳。其四人則左傳僖二十三年云。初文公至齊。齊桓公妻之。又秦女三人。與齊姜四也。以序推之。齊姜在五。秦女三人亦媵也。其在六七八歟。史記晉世家云。辰嬴班在九人下。其以成公母周女。在九人中。辰嬴不與九人數歟。九人之年。惟季隗可知。僖十六年。季隗年二十五。三十二年。公卒。季隗年四十一矣。史于齊秦皆曰宗女。皆意度之詞。以親姊子不可爲妾。其誼甚美。不悟親姪婦尤不可也。表暴其大而隱諱其細。又何爲乎。故爲質言之如此。左傳言趙衰取叔隗。文公反國。又以季隗女妻之。生同括。嬰。史記趙世家亦删之。而謂文公未出亡時衰已生三子。不合事實。

楚唐昧

楚策蘇子謂楚王章垂沙之事。荀子議兵篇。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淮南子兵略訓。楚兵殆于垂沙。唐昧死焉。按爾雅云。潁爲沙。說文云。楚東有沙水。水經注謂開封扶溝閒渠水卽沙水。又自陳迄義成入淮。皆沙水也。呂氏春秋處方篇。荆唐蔑與齊章子夾沘水而軍。爲今南陽唐縣地。後漢書

光武紀注。沘水在今唐州沘陽縣南。廬江灊縣亦有沘水。是潁南夾沘也。史記六國表云。懷王二十八年。秦韓魏齊敗我將軍唐眛于重邱。重邱卽沘邱。地在潁沙南。秦本紀則後二年。當昭襄八年。秦齊魏韓攻方城。取唐眛。荀子言莊蹻起楚分。案莊蹻莊王子孫。爲將定滇。會秦人奪楚巴黔地。不得歸。因還王滇。史記禮書用荀子文。垂沙作垂涉。集解引許愼云。地名。漢志犍爲有大涉水。在今敍永廳。當黔西滇北。近莊蹻事。然非唐眛事也。

史記索隱趙世家書後

趙世家。簡子召當道者曰。吾有所見子。晰也。吾有所見子句。言吾有地曾見子矣。晰也句。言事甚明晰也。又對下遂不見爲文。索隱云。言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案上下俱稱當道者。不名其人爲子晰也。世家。武靈王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十六年。吳娃孟姚有寵。是爲惠后。二十五年。云惠后卒。二十七年。云傳國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惠文王四年。云吳娃死。故惠文愛弛。惠文王盡三十三年。孝成元年云太后。二年云惠文后卒。世家文如此。十六年是爲惠后者豫言之。謂章母卒後之惠后爲此吳娃也。二十五年惠后者。太子章母。韓女也。二十七年惠后者。吳娃也。惠后吳娃以惠文四年前卒也。孝成元年太后者。惠文后也。以二年卒。乃吳娃之子婦。索隱於武靈王二十五年惠后。云惠后卒後。吳娃正當室。孝成二年惠文后是也。吳娃孝成二年卒。而史曰吳娃死後。惠文寵衰。憐故太子章。欲兩立之。是誤也。其說甚奇怪。尋孝成元年太后。索隱引束晳言太后纔年三十有奇。蓋惠文以武靈十六年以後生。盡二十七

年。爲十二歲。又自紀年三十二。則惠文年止四十四。其后不得老。不知老是太后常稱。恃輦是儀制。恃粥亦飲食之常。索隱以恃輦恃粥云云。以爲吳娃。漫引束晳以太后爲吳娃。遂以吳娃爲惠文后。不知孝成之弟長安君。必不可謂之吳娃幼子。索隱以吳娃非前卒省史文不合。反謂史誤。此又束晳所不及料也。且吳娃爲惠文之母。豈得謚爲惠文后。語妄可知矣。

錢三錢五解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高祖爲皇帝。已封何。乃益封何二千戶。以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案奉錢疑是贐錢之名。集解李奇以三爲三百五爲五百。索隱引劉伯莊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也。今檢蘇秦傳。自洛陽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平準書云。秦錢重難用。又云。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然則沛吏人以半兩十二銖之錢三奉之。集之可得半兩十二銖之錢百。與蘇秦路資相符。益以已貲。敷用矣。韓信傳云。賜亭長百錢。則秦半兩十二銖錢。與漢興三銖榆莢錢。無明文也。

中二千石

後漢書光武紀云。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續漢志云。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然則中二千石獨不減也。史記外戚世家。婕妤何比中二千石。索隱引崔浩云。中、滿也。言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石。蓋千七八百斛。誤也。當云比中二千石。崔浩語漏

比字。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亦不詳。

讀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論語義疏云。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云。允字公信。智字公達。夷齊、謚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論語正義。孟子正義。俱引少陽篇。釋文正義作智。義疏索隱作致。史記傳亦不言其姓名。史記其傳曰。索隱謂是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今檢韓詩外傳。不得其事。呂氏春秋誠廉篇。則與莊子讓王篇略同。誠廉云。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餓焉。讓王云。遂飢餓而死。扣馬之事。他書無所見。左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或謂義士、伯夷之屬。追數觀兵時事也。管子制分篇云。伯夷叔齊非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史爲記載之書。凡行事皆直書之。此云考信六藝。蓋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有吳泰伯伯夷。而不見許由務光。泰伯既有世家。言伯夷者孔子所稱。宜立傳。又或伯夷事史官不詳。而論語云民到于今稱之。故采民間所說著于篇。其人見於六藝。卽爲考信。而特表之以其傳曰。此變例也。索隱見其文與二書相似。卽謂其傳是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不深思耳。史公以伯夷爲孔子論許。得仁不怨。其名益顯。民間所稱說者。又未嘗不怨。舍其所稱。又無以爲傳。其怨又未嘗違理。故網羅放失。不使其事更湮沒。亦孔子意也。孔子言夷齊不怨者。兄弟間事也。不怨者、仁也。其傳言夷齊怨者。君臣間事也。怨者亦仁也。傳言夷齊餓死。游俠列傳言夷齊酗周。餓死首陽山。文武不以之貶王。莊子言遂飢餓而死。莊子注云。論語言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莊子言死焉。亦明其守餓以終。非必餓死。其言甚怪。俗人

乃言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又言司馬遷傳空言成實。又言孟子謂伯夷歸文王。不應舍武王而餓文王事殷武王伐紂時有不同。伯夷去就亦時有不同。且諫不聽則必去。去則不食其祿。老貧入首陽焉得不餓。餓焉得不死。何謂孔孟不言夷齊死哉。曾子制言云。伯夷叔齊死於溝瀆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洛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是曾子言伯夷叔齊窮餓死。史記蘇秦列傳云。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莊子盜跖篇云。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首陽之山。骨肉不葬。周時賢不肖皆知夷齊餓死。而後人又多增益其事者。論語義疏云。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食周粟。惟食草木而已。後遼西令支縣佑家白張石虎（莊子天地篇有赤張滿稽・韓非子說林下・呂覽權勳・有赤章曼枝・莊子釋文引李云・赤張姓也・此白張亦古姓・）往蒲坂采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伯夷叔齊聞言。即遂不食。餓死。文選辨命論注引譙周古史考云。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路史餘論注引三秦記云。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後紀注引列士傳云。王俾摩子往難之。遂不食。金樓子興王云。餓于首陽。依麋鹿以爲羣。叔齊起害鹿。伯夷恚之而死。類林云。夷齊棄薇不食。有白鹿乳之。繹史引列士傳云。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人遂不食死。今案南史明僧紹所謂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者。告以義也。楚辭天問云。驚女采薇。鹿何佑。北至回水萃何喜。注云。有女子采薇。驚而北走。至于回水之上。止而得鹿。注義難明。天問所言。當是夷齊事。屈原問者皆廟畫典故。采薇則女子諫之。後乳

鹿又北去也。惟不得戒之之說。韓非子言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或讓卽戒之。又言二人餓死首陽之陵。以將軍葬于首陽之下。蓋武王使人戒備。死卽厚葬之。韓非見其墓如戰國時將軍制。韓地實包首陽。韓非目驗之。敢可信也。水經河水注河北雷首山。引闞駰十三州志云。山一名獨頭。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於孟津上又云。首戴夷齊廟前有二碑。後漢時立。事見其碑。惜悼古賢。人情所同。少陽言謚夷齊。亦是周初制謚。爲之易名。後人乃言餓死首陽。誰謚之哉。亦不推事理。輕爲議論矣。曾子制言中篇注云。伯夷叔齊者。孤竹君之子。初無父母也。其言奇幅。蓋以孤竹君爲竹王。不可爲典要。論衡定賢篇云。伯夷昆弟相讓以國。恥有分爭之名。書虛篇云。伯夷委國餓死。不嫌偸刀鉤。而或云伯夷叔齊爲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非讓國庶兄也。豈得謂賢。兄奪弟讓。無損弟賢。此不必辨者。史言國人立其中子。是無庶兄立之事。博物志。水經濡水注。俱言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墓爲水所漂。是卽仲子。非庶兄也。今盧龍雙子山有孤竹長君墓。團子山有次君墓。馬鞍山有少君墓。蓋古墓。非伯夷兄弟也。伯夷父或云名朝初。金樓子興王云名夷雍。孤竹初封。或言湯十八祀正月三日丙寅。或言十二月己丑。帝王世紀言湯十有八祀。封墨胎氏孤竹國。後九葉。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齊。以讓國逃去。九世豈能及六百祀。皇甫謐亦有所聞。而思之未精。宜史公所不采也。

米鹽

韓非說難云。米鹽辨博。史記作汜濫博文。案墨子非命云。吾嘗米鹽數天下書。史記天官書云。淩雜米鹽。

亦有米鹽字。漢書循吏黃霸傳云。米鹽靡密。注云。米鹽、雜而且細也。酷吏減宣傳云。其治米鹽。注云。米鹽、細雜也。

家人言解

宮中名家人者。蓋宮人無位號。如言宮女子宮婢。漢廷儒生轅固生。斥老子書爲家人言。竇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也。司空城旦書。謂其時公羊學慘刻過申商。而託名儒者。家人言、本意謂仁弱似嫗媼語。而家人又適爲宮中無位號者。劉敬列傳云。高帝不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是也。外戚世家云。竇太后始以良家子入宮侍呂后。呂后出宮人賜諸王。竇姬籍代伍中至代。是竇太后始爲家人。故怒。怒其干犯。非僅以有仁弱之譏也。明神宗、慈聖李太后生也。光宗、王妃生也。光宗未立時。李太后問故。神宗曰。彼都人子也。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遂大怒曰。汝亦都人子。神宗伏地不敢起。儲位由是定。明李太后惡聞都人。漢竇太后惡聞家人。其事同也。竇太后使轅固生入圈刺豕。意在致之死。又殺趙綰王臧。綰儒術。故表而出之。以明儒生在朝廷。當知便便唯謹。聖訓不可忘也。家人者。尋常言之。則一家之人。無貴賤。對國人言之。則臣民家私屬。不立戶籍。故曰家人。史記列國世家所謂爲家人。卽奴虜。梁王彭越爲家人時。謂囚奴也。馮唐列傳。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卽蒼頭軍亦私屬。朱家買季布。置之田。是也。又與七科謫皆非民籍。故不知尺籍伍符。宮中之家人。則后妃女侍。亦私屬之通稱也。

漢文帝除宮刑

史記孝文紀十三年詔云。法有肉刑三。其除之。又載景帝詔云。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漢書景帝紀。詔述文帝。正作除宮刑。出美人。刑法志言。文帝易髡黥劓斬左趾右趾。志又言。男女淫佚。髡鉗之罰。不足以懲。又言。男女淫亂。乃復古刑。景帝紀。中四年秋云。死罪欲腐者。許之。其後如司馬遷許廣漢張賀之屬。皆是也。鼂錯傳云。肉刑不用。又云。除去陰刑。是文帝除宮刑。事跡明白。後用以抵死及刑淫佚。司馬遷不喜書宮刑字。班固視之不審。又見時有宮刑。故志言除髡則劓黥耳。而漢書景紀。詔稱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分別言之。除宮刑在肉刑之外。明矣。史記集解孟康云。肉刑三。黥一。劓一。左右趾一。索隱引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裴注。以淫亂人族類。故不除之。乃前後不精審之論。

武王年

武王紀年。繼文王受命積數之。其春自子月始。經史正義。牧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自爲傳云。虞芮質成。文王受命改元。至九年。卒。武王立三年。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伐紂。此周之孟春。牧本傳所以云者。以經史有明文。不能獨爲妄說。而宋人歐陽脩非毀之。追減武王爲太子九年。而以爲爲國君之九年。蔡沈又以建子非春。牧本泰誓觀政於商。傳云觀兵。亦以爲不然。斷斷然與文王武王爭辨。夫聽訟改元。文王行之。子月爲春。文王定之。卽位不改元。武王行之。本不謀與。後世俗儒論是非

也。枚文言十一年子月觀兵。經傳皆一人所撰。以其說爲不然。則並其文黜之已耳。乃追改其人之自注。以爲其自注非也。我所注是也。是一事虛百事虛之切證矣。

漢志推文王十五生武王。文王九十七。武王八十三矣。明年武王八十四。爲受命十年。其受命十一年伐紂。十三年卒伐紂。武王年八十六爲天子。後七歲而崩。是武王凡卽位十年也。合受命九年。爲十九年。史記本紀無年數。封禪書則云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與漢志不同。王肅皇甫謐以爲六年。是從史記說。竹書紀年乃以爲十七年。後人又謂武王獨得十九年。皆怪義。

嗇夫

嗇夫之訓。風俗通以聲明之。曰省賦。後漢書注引十三州志云。有秩嗇夫。得假半綬。蓋少吏之貴者。朱邑、鮑宣、弟五倫、爰延、鄭元、皆由嗇夫官。

巫兒事證

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言好色。姑姊妹不嫁。管子以爲可霸。蓋本襄公之法。漢書地里志云。初。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愼哉。是其俗至漢猶然。巫兒以令不得嫁。則必贅壻。齊人賤贅壻。以其爲巫兒壻。無夫道。史記滑稽列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婿也。蓋自無戶籍。依婦家籍者。說苑尊賢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出夫者。以贅女家。故爲所出。若娶婦。則無出夫之事。知贅壻風已古。或齊巫兒壻造此故實以相誇耀。

齊策。齊人謂田駢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此亦巫兒依令設爲不嫁而贅壻生子之證。謂之設爲不嫁者。眞不嫁則無贅壻。趙策趙威后問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出于孝。胡爲至今不朝。亦是齊女無贅壻。則已名聞諸侯矣。贅壻以己無籍。故秦漢於贅壻。或加算。或遣戍。賈誼傳云。秦地子長則出贅。本以避賦役。故襲齊巫兒風也。

伯樂

漢書古今人表。以郵無卹、王良、柏樂、爲三人。今案古有兩伯樂。趙之伯樂。曰王良。曰郵無卹。亦曰郵良。又曰郵無政。曰王子期。曰王子於期。良樂無卹是一義。名字相發也。政期是一義。亦名字相發。蓋簡子時。名無恤。字良。亦字樂。後避襄子名。則改名正、字期矣。伯樂蓋王族。故曰王。曰王子。其曰郵者。以官氏也。秦之伯樂。曰孫陽。曰孫明。莊子馬蹄篇釋文云。伯樂、姓孫名陽。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御。故以爲名。呂氏春秋似順論言晉陽事。以國語郵無正爲孫明。疑因伯樂而誤。注云。孫明、孫無政。郵良也。則又附無正之名。呂氏春秋觀表篇云。趙之王良。秦之伯樂。漢書敍傳云。良樂軼能於相遇。皆二人名字錯舉。今以左傳有郵無恤。國語有郵無正。伯樂。國語注有郵良。孟子有王良。韓非外儲說有王良王子於期。喻老有王子期。皆言趙之伯樂。以孫陽秦人。證孫陽孫明爲秦伯樂。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陽子驂乘。秦孫陽也。若依呂氏似順。則王良、郵良、孫明、孫陽、伯樂、郵無恤、郵無正、孫無政、王子期、王子於

期、一人十名矣。

公孫宏

公孫宏爲故人所謗。事出西京雜記。其人姓高名賀。見文選彈文注引。按鹽鐵論。大夫丞相史御史極諫公孫宏。而不能沒其儉德。刺復云。公孫丞相衣不重采。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褒賢云。公孫宏卽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救匱云。公孫宏布被。食若傭夫。漢書宏傳云。元始中詔曰。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蓋知其舊識小人。被謗而爲雪之也。魏書馮元興傳云。齊郡曹昂爲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徒步上省。以示清儉。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唐劉崇龜以清儉自居。卒後。家人鬻海珍珠錯於市。爲當時所鄙。此則宏傳所言與之殊科者矣。

童山

漢書公孫宏傳云。上古至治。山不童。澤不涸。管子侈靡篇云。山不童而用贍。揆度云。二五者童山竭澤。國準篇云。有虞之王。枯澤童山。輕重戊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童山者。言若彼其濯濯也。童禿也。說文云。奴曰童。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貫高等自髡鉗爲王家奴。奴必髡。則童無髮也。

縣官

秦漢稱天子爲縣官。後人文字承用之。所謂不古不今者也。漢書兩龔傳云。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後漢書劉矩傳云。爲雍邱令。告民曰。忿恚可忍。縣

官不可入。縣官眞縣官矣。

秦恭

秦恭、字近君。亦作延君。事夏侯建。建、小夏侯也。漢書儒林傳云。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注引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至三萬言。然則百萬言爲堯典說。兼今舜典矣。惜其令羲和、在璿璣玉衡、竄三苗之說不傳。使魏晉以後滕說蔑古也。漢書注云。夏侯建本簡。按建傳云。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夏侯勝非之。則建亦文繁理富。恭復申引之。儒術急祿位。利苟簡。務毀其書。但守一經師說。足以應程課。或與諸經相背。此與掩耳毀鐘何異。

符

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合符釜山。後漢書方術傳序。鈐決之符。注引玉鈐篇及元女六韜要訣云。太公謂武王曰。主將有陰符八等。符長一尺。至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陰符云。以近通遠。從中應外。陰通言語。是也。史記信陵君列傳云。得虎符。奪晉鄙軍。漢書文帝紀云。二年。爲銅虎符、竹使符。杜詩傳云。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召。竹使而已。魏志注引漢獻帝傳云。封魏王詔曰。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晉書太祖紀云。授以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隋書樊子蓋傳云。煬帝謂子蓋曰。今爲卿別造玉麟以代銅獸。唐六典亦云。隋煬帝別造玉麟以代銅獸。賜留守樊子蓋。唐制則與服志有銀菟符、銅魚符、青龍符、朱雀符、騶虞符、元武符。又畿內則左有三。右有一。

外則左五右一。唐六典云。符節五等。銅魚符、傳符、隨身魚符、木契、旌節。册府元龜。六十。周顯德六年三月癸酉。敕諸道牧守。每遇除移。並特降放制書。又何假於符契。宜易前規。罷茲虛器。其銅魚並宜停廢。兩漢刊誤補遺云。周顯德五年。困學紀聞云。六年。詔謂特降璽書發兵。何假符契。遂廢之。宋康定初。復鑄銅兵符。蓋符者。三代時在物爲名。瑞曰符瑞。契曰符契。節曰符節。漢始有銅竹符。定名之文。心雕龍云。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繻。案莊子云。焚符破璽。于符言焚。則三代之符亦以竹。漢書終軍傳棄繻。卽是關符。則漢符亦或兼用繻。文帝紀。十二年。除關無用傳。注云。李奇曰。傳、棨也。顏師古曰。棨、刻木爲合符也。或用繒帛。非文心雕龍所謂末代也。釋名云。符、付也。書所敕命于上。以付使傳行之。玉篇云。符、符節也。分爲兩邊。各持一以爲信。則周官掌節門關用符節之符。非達詁也。五代時亦用傳箭。蓋兼沿唐時青海番部傳箭之法。在古亦有之。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漢書注應劭云。竹使符者。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然則竹使符本是箭。取徵發之速也。蓋周起軍旅用牙璋。漢文以後用符。周顯德六年。廢符用璽書。又用金字牌。宋承五代。用金字牌。自子至亥。令箭亦然。或後唐傳箭之法如此。宋取其矢之金。截之爲牌。康定元年。依皇城司木魚契鑄銅符。兼用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言宋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巖。御批後有虎符印。蓋牙章也。文曰如律令。本漢制。其言蓋野而不典。元制。則楊瑀山居新話。謂元省官凡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後至元間。造龍鳳牌賜伯顏太師。元史紀傳有賜虎符、海青符、金符、銀符、三珠虎符。又非驛牌之類。而志不詳。釋老傳。御史李昌言。西僧佩金字圓符。國家之制。圓符本爲

邊防警報之用。僧人何事佩之。是其時以爲貴人威儀。如六朝賜鼓吹。唐人賜佩魚也。明史輿服志。金符牌、龍虎之象級於上。元時金虎符或亦然。又通爲牙牌金牌之制。官地出入佩之。明節黃色。三簷寶蓋。柄長三尺。黃紗袋籠之。令箭則嵌羽處爲旗。有印。籠以油紗。繪龍。

史記

裴駰史記集解。有引漢書音義。張守節正義云。采漢書音義。習馬書者少也。司馬貞索隱序云。後漢延篤有史記音義一卷。又有音隱五卷。二書近代鮮有。集解序云。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今集解所引徐廣曰者是也。亦有稱徐廣音義者。張儀傳。大關天下之胷。水經瓠子水注引徐廣音義云。關一作開。叔孫通傳。稷嗣君。集解徐廣曰。繼嗣稷下之風流。水經淄水注引正作史記音義。唐書藝文志。猶有徐廣史記音義十三卷。又有鄒誕生史記音三卷。據索隱序。則鄒三卷名音義。而非之云。音則尚奇。義則罕說。又有劉伯莊史記音義二十卷。爲隋秘書監柳顧言三十卷之遺說。又有許子儒史記音三卷。北朝又有史記音。顏氏家訓勉學云。元魏時有洛京才學重臣。讀顓頊爲專翊。衆不測之。後知其新得史記音。許緣切。誤作許緣切。是有音無義本也。

書後漢書夜郎傳後

德清俞樾補梅溪昌營見語云。范書夜郎傳。桓帝時。牂柯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愼、應奉、受經書。博綜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荆州刺史。注引華陽國志。尹珍、字道真。

毋斂人也。說文序成。當和帝永元庚子。至桓帝初丁亥。四十八年。是許君非以安帝建光元年辛酉卒也。許君蓋長壽。至桓帝時猶能教授。其說甚偉。因爲推之。檢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明章之世。毋斂人尹珍。字道眞。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才。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荆州刺史。而世叔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平夷傅寶。夜郎尹貢。亦有名德。歷尚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依常璩所記。明章時。南域有學。而范書桓帝時珍始出受學。常言明章時遊學。桓時珍爲刺史。亦歷有八九十年。范書則以作刺史之年爲遊學之年。是范疏也。許君說文本有承受部目及序。蓋屬稿於永元庚子。至建光辛酉。始理董成書。以病去太尉南閣祭酒。令其子沖進說文書。其教尹珍。定在庚子之前。許君本傳云。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其云再遷者。太尉南閣祭酒、一也。洨長、再也。未至洨長官。故云除洨長。卒於家。其除洨長。當即在辛酉歲。許君當生於明帝以前。自明帝永平戊午歲。至安帝建光辛酉歲。已六十四年。以明章時教授。知以前當有二三十歲。許君長壽。不得推之安帝以後。安帝賜布。不言賜許愼。而但賜許沖。尹珍官達。惟言世叔師生並顯。不及叔重。是許君雖長壽。不及見珍仕宦。更不得如范言桓帝時教授也。嘉慶丙子。在上元皇甫巷。歸安嚴鐵橋可均。亦以夜郎傳爲言。嚴蔡兩君之意甚美。以說文、華陽國志、及范書合證之。而范書之疏有不可掩者。因附其說於此。應奉至桓帝延熹時。尚見黨事。珍從之學。在明章時。章帝未至捕黨人時。已八十年矣。應奉尹珍長壽。皆有據也。道光二年三月二十日書。

後漢書鄭康成傳戒子益恩書云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元以後人多持此語謂康成非聖賢今高密有金承安五年立唐萬歲通天元年史承節所作碑云兼疏本傳之文載此書則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是唐以前本如此太平御覽人事部載鄭元別傳戒益恩書曰吾家舊貧爲父母郡所容是宋以前本如此不字宋以後字匠誤多也本傳云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西入關杜密傳云密爲北海相行春至高密見鄭元爲鄉嗇夫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遣就學是書所云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去賦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者也本傳云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即書所云往來幽幷竟豫之域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是康成躬耕養親之事初言爲父母羣弟所容者容縱也史記陳平傳云兄伯常耕縱平使遊學張釋之傳云久宦滅仲產乃慈愛至行康成謂己不能爲吏求祿乃欲詣學費資糧家素貧父母羣弟力不能給其費父數怒禁之猶不忍苦禁之合家辛苦以資其用肆其意此骨肉至愛相容之事康成以學成歸美父母羣弟故爲此言北齊書樊遜傳云遜少學常爲兄仲優饒既而自責曰名爲人弟獨受安逸可無愧於心乎隋書劉光伯傳自序云性本愚蔽家業窶爲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其語皆倣鄭書爲之別傳載其文爲父母郡所容指言杜密之事其義尤長鄭之禁錮蓋由杜密所舉所資所容三國志注云吳質、濟陰人自以少時不爲本郡所饒饒亦容也容亦饒也若不爲所容無所資以詣學是無去賦役之事又何從

置此語哉。

昭君

昭君。後漢書南匈奴傳云。字嬙。南郡人也。注云。前書曰南郡秭歸人。按後漢注引前書。蓋其音義。漢書元帝紀云。竟寧元年。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爲閼氏。注云。應劭曰。王檣、王氏女。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秭歸人。匈奴傳云。賜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則嬙、檣、牆、昭君名字各異。文選注引琴操云。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家世不同。或齊國田王轉徙南郡者歟。匈奴傳有和親侯王歙。昭君兄子也。及歙弟展義侯王颯。歙在更始時。又爲歸德侯。昭君妻呼韓邪生子伊屠知牙師爲右日逐王。後漢書南匈奴傳云。爲右谷蠡王。爲異母兄烏珠留若鞮單于所殺。呼韓邪單于死。昭君復妻復株累若鞮單于。爲寧胡閼氏。生二女。長云爲伊墨居次。嫁右骨都須卜當。莽封當爲後安公。入中國。拜須十單于。又封云子大且渠奢爲後安侯。莽以女妻之。入中國爲後安公。云次子自塞下歸其國。昭君之次女嫁當于氏。爲當于居次。生醯櫝王。漢書又作當戶居次。當戶、官名也。須卜居次當入侍元后。時王莽擅權。以媚元后也。

後漢書列女傳

曹娥傳云。父迎婆娑神。溺死。邯鄲淳碑云。婆娑樂神。以迎伍君。逆濤爲水所淹。以是迎婆娑神之文爲人所笑。實則婆娑迎神。傳寫者倒一字耳。孝女叔先雄。姓叔先。名雄。常璩華陽國志。則符縣先尼和之女。名絡。水經注引益部耆舊傳蜀中諺曰。符有先絡。僰道有張帛。則名絡爲是。雄字乃傳寫誤也。叔先之姓。干

寶搜神記亦作叔先。廣韻載叔先爲複姓。或非誤。

校事

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廠衞。徐邈傳云。邈爲尚書郎。私飲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高柔傳云。宜陽典農劉龜。於禁地內射兔。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衞臻傳云。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言校事侵官。類皆如此。高柔傳云。太祖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言。達等擅作威福。太祖曰。要使刺舉而辦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其言任人可云至暢。常林傳注。魏略云。沐並爲成皋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稾穀。未具之間。肇入從人之並閣下。呴呼罵詈。並怒。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收肇。肇覺。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收並欲殺之。是黃初中事。其制未革也。吳之校事則尤橫。潘濬傳云。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案丞相顧雍、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朱據傳云。部曲王遂詐受三萬緡。典校呂壹疑據實受。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是儀傳云。校郎呂壹誣刁嘉謗訕權。怒。收嘉繫獄。又云。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校事或謂之典校。（顧雍步騭傳。）朱據傳。）或謂之校曹。（陸凱傳。）或謂之校郎。（是儀傳。）或謂之校官。（諸葛恪傳。）又有察戰。徵調交州孔雀。又爵藥賜孫奮。亦明廠衞校尉之流。（察戰似今方略館供事及軍機處書吏。故名察戰。）

伊尹

魏志杜畿傳。子恕言魏惠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吏惡吏

以守寺門。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細審之。伊尹當是人名。又大唐新語有尹伊爲坊州司戶判省符索杜若事。改雍州司法。此伊尹竟可與明時海寇陳東作對。

叩頭

吳志孫奮傳注引江表傳云。皓遣察戰齎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千下。其事可憫。韋曜傳云。曜下獄。置對曰。囚被問。叩頭五百下。華覈救曜表曰。謹通進表。叩頭百下。蓋其時卑乞常語。公羊春秋。鄭伯乞盟。何休注云。使若叩頭乞盟然。知東漢末常語若此。形容之文。非眞叩頭千叩頭五百也。稽首有定儀式。叩頭則隨地匍匐自叩。無定儀式。又史言屢拜不已。五代史呂琦傳云。後唐廢帝怒李崧呂琦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是一跪一叩頭一起爲一拜。唐以前朝儀有舞蹈。大歷四年。以裴冕同平章事。冕老病。受命之際。舞蹈仆地。未幾而卒。宋以後不舞。乃今勝古也。

寒食散

通鑒注言寒食散蓋始于何晏。又云。煉鍾乳硃砂等藥爲之。言可避火食。故曰寒食。按寒食。言服者食宜涼。衣宜薄。惟酒微温飲。非不火食。其方。漢張機製。在金匱要略中。發解制度。備見隋巢元方諸病源候卷六所載皇甫謐語。隋書經籍志載散方論甚多。而皇甫謐曹歙論二卷。宋有皇甫謐依諸方撰一卷。隋又有吳景賢諸病源候論目及服石論總七卷。本避傷寒卒病法也。士大夫不問疾否。服之爲風流。則始於何晏。魏晉人服散至死不悟。窶人子飢寒致病。謬云散發。其時以爲笑謔。晉人之散。唐宋人之丹。其爲鄙

惡直近時鴉片煙之比。晉唐宋官不爲禁。今鴉片有禁。此以知本朝規模獨爲閎整矣

兵役亡稅議證

兵役亡稅。主司者當察其實也。過阜陽。有一役持官銀至壽州。無回信。官錄其妻子入獄。逾年。他役識其衣。執衣展轉究之。乃知役故被劫殺於潁上。妻子哀號出獄。蓋事之不可知者多矣。魏志高柔傳云。鼓吹宋金等在合肥逃亡。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止不殺。蒙活者甚衆。盧毓傳云。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白棄市。毓駁之云。刑之爲可。殺之爲重。此一切從重法。不以人情論者也。高柔傳云。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追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宮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泣對曰。夫少單特。依一老嫗爲母。事之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又推問禮良善。與人無讎。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乃是子文殺禮。具得其埋藏處。詔書復盈子母爲民。其事悽感動人。唐漕運由黃河歷三門砥柱之險。三門時鑿棧以挽漕舟。挽夫繫二鈲於胷。而繩多絕。挽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酉陽雜俎言韋皐在蜀日。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念金剛經。夜於堡外拾薪。爲番騎縛去。行百餘里。踣之於地。以髮繫橛。覆以駝屜。寢其上。伍伯念經得脫。遲明。已至家。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蓋官弁不能爲之先事籌護。及死沒。無以補其闕。輒以逃亡備案牘。兵役以從公死沒。不得卹蔭。反以

禍其家。此仁人君子所當垂念也。吳志孫皓傳注引吳書云。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爲吳左將軍左護軍。贊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洛陽伽藍記云。北魏田僧超能吹笳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討万俟醜奴。每臨陣。令僧超爲壯士聲。遂單馬入陳。五代史補云。唐莊宗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辭授之。使揚聲作唱。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聲齊作。凡所戰鬬。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此數事。蓋就古凱歌先用之。古不先用凱者。容有銜枚之事。若平原期戰。則借爲豪宕。亦一鼓作氣之意。非奇也。魏書王熊傳云。爲荆州刺史。每出戰。不擐甲冑。仰天呼曰。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佐國家。令箭中王熊額。不然。熊必破賊。歷三年。搏戰甚衆。亦不被傷。唐顔眞卿李武穆王光弼碑云。每臨陣。常貯伏突於靴中。義不受辱。至於登城西向拜辭。因歔欷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淚下。伏突者。唐書傳以爲刀。宋史扈再興傳云。每戰。披髮肉袒徒跣。揮雙刀。奮呼入陣。張威傳云。臨陣戰酣。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威立淨天鵝旗以自表。執木棓。號柴大蟲。掠敵陣。何喬遠名山藏云。張士誠五太子短而悍。平地決起丈餘。每

長歌入陣

戰輒爲歌。令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譟。其氣象眞鬬將也。

家屬之官

吳志天紀四年注。搜神記云。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其說不然。建衡三年注。吳錄云。孟仁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則孫皓制。草創時不如此。且內地令亦同。不惟邊屯也。孫韶傳注云。孫翊爲丹陽太守。妻徐氏隨在官。又孟仁先爲朱據軍吏將。母在營。又步騭傳。都督西陵門內。妻妾服飾奢綺。在西陵二十年。韓當傳。子綜字武昌。載父喪。將母及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注引吳書。綜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賜與親近。而奔魏。是吳邊城官及部曲皆有家屬。妃嬪傳云。徐琨擊張英於當利口。琨母時在軍中。孫和何姬父遂爲騎士。孫權游幸諸營。姬觀於道中。是吳草創時。將及騎士皆家屬從之。孫皓制但省驛費。非爲邊屯保質也。三國時。魏禁劉氏不得仕進。曹氏亦禁防之。其州郡長吏及出征戍將吏。俱留質任於京師。此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所製法也。晉受禪。乃除之。

書文選幽憤詩後

五君詠注引竹林七賢論云。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迭世與山巨源書。注引魏氏春秋云。康與山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乍觀之。一似司馬氏以名教殺康也者。實不然也。恨賦注引王隱晉書云。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也。本司馬氏所不喜。康與山濤書。言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朋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其時王肅皇甫謐之徒。誣造湯武周孔之言。康謂簒逆之事。以聖賢爲口

實心每非薄之若出仕在人閒不自晦止必身顯見此事非毀抵突新代所不能容師與昭以爲康深見其隱衷而豫知不容是必爲難者故惡之恨賦注引臧榮緒晉書云康爲中散大夫呂安以家事繫獄辭相引證遂復收康思舊賦注引魏氏春秋云呂昭之子巽誣弟安不孝安引康爲證康保明其事安亦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乃殺安及康文選有趙至與嵇茂齊書李叟入關云云茂齊、康姪也爲太子舍人書稱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實指茂齊官思舊賦注引干寶晉書云呂巽淫嫂弟安妻而告安謗己太祖徙安遠郡安遺康書李叟入關云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琴賦注引臧榮緒晉書云康以呂安事誅是高貴鄉公事已見鍾會言康昔嘗欲助毋丘儉而康死文案以呂安與書而身保任之實則安書乃趙至書趙書言思披艱埽穢蹴崑崙踢泰山而垂翼遠逝翅翮摧屈則似安語鍾會謂不如因此除之是也書又言足下蔭棲鳳之林豔色餌其後弄姿帷房之裏似言康娶曹氏事康幽憤詩所云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荅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冤歲不我與當日獄詞竟以趙書傅致康死其實康死以與山巨源書事顯不容之語而假安書誣陷之猶之岳飛死以在荊湖不禮万俟卨而假岳雲張憲書誣陷之皆莫須有之案牘也文選趙書注引嵇紹集云趙景眞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此亦猶岳飛孫珂之續天辨誣錄也惜文選注於與山書事顯不容幽憤詩對荅鄙訊未能明其情事故類聚注所引者以成其說康豈能不死要使千載下知康所非薄者王肅皇甫謐等所造司馬懿鍾會等所牽引之湯武周孔也

鐵鎖連馬

晉書慕容恪攻冉閔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陣而前此事甚險連馬不便於旋宋史劉錡傳亦言金鐵騎分左右翼號柺子馬三人爲伍貫以韋索岳飛傳言金柺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其效已覩矣然韋索尙易斷慕容恪事甚不可信晉書采取無識耳柺子馬或似古車馬之意渡河以南馬駕車不可以戰金史兵志及兀朮傳亦無柺子馬名目疑當日軍報以意言之也

有熊

魏書高祖紀詔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遷於河南蓋以黃帝有熊氏有熊新鄭也通志都邑略云黃帝都有熊遷於涿鹿軒轅史記云邑於涿鹿之阿正義引輿地志云涿鹿、黃帝初都遷有熊也儒者謂黃帝象土王四方無定居未必然

魏太武改號說

古人引名號之不正者皆有說以通之宣州蜀馬者宣州產似蜀馬也紅墨者墨有丸因謂丸爲墨也西伯文王子春秋侯伯子楚及戰國王子秦皇帝子皆稱公子者國中習稱也考工記王后稱夫人者野人及戰國工匠言也呂氏春秋長見荊文王時有申侯伯者申侯氏伯字也魏景明四年封蕭寶寅丹陽公齊王正光元年封阿那瓌朔方公蠕蠕王者王以許其後日平定之封公是朝班不就外藩位也周赧王有避債臺人謂之赧王者非自稱也漢靈帝之無上將軍躬擐甲介馬行陣三市時稱之宋後廢帝稱李

將軍。徵行稱之。陳後主之無愁天子。狎客稱之。唐太宗之天可汗。但於四夷君長詔書稱之。明皇曰三郎。後唐莊宗曰李天下。但優伶奴婢稱之。宋徽宗之教主道君皇帝。於青醮稱之。先稱玉晨明皇大道君。內禪後稱都天教主臣某。明武宗之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有詔旨儀注文書。其皇帝名號自在也。漢哀帝爲陳聖劉太平皇帝者一月。則後世尊號之權輿。魏太武則稱太平眞君者十一年。是已改去皇帝尊號而以眞君爲尊號。秦後一見也。

魏書

北齊書魏收傳。言收作魏書。以楊愔自云宏農。配王悳龍自云太原。今案魏書段承根傳。亦云自言漢太尉熲九世孫。又列傳八十四。以李雄配晉。則以蜀晉比蜀吳。而元魏比曹魏也。又於劉聰等傳敘。申明吳蜀不得爲三分。云吳蜀言三分。同於溺人之笑。又以馮跋桓元配宋齊梁爲島夷。作僞心勞。亦可謂周密矣。

仰

孔氏雜記云。今公家文書用仰字。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檢文宣紀云。天保元年。詔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孝昭紀云。皇建元年。詔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孫騭傳云。仰僉好替還我。仰者。仰仗之義。魏書平陽王傳云。當仰仗廟算。盧同傳云。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歷階。仰本軍印記。其詞上下相倚。後沿爲上行下之習稱耳。

胄護頭項。亦以護面。左傳。葉公胄。則不見其面。是古胄前覆深也。晉書朱伺傳云。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則連於胄而爲鐵面者。唐崔令欽教坊記云。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似婦人。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嘗擊周師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因爲此舞。案齊書蘭陵王傳云。芒山之戰。長恭率五百騎入周軍。遂至金墉。時被圍甚急。城上人弗之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以弩手救之。大捷。武士共歌謳之。爲蘭陵王破陣曲。則所謂假面者。乃連於胄。卽晉朱伺之遺製。謂刻木爲之。乃自教坊之法。南史王僧達傳云。僧達傲然。了不陳謝。帝歎曰。僧達非狂。乃戴面向天子。戴面自是倡優假面。鬬很者以護面。亦別有意。晉惠帝時。江河間應張昌者。以馬尾作髯。宋史狄青傳。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澠水燕談錄云。武襄爲延州指揮使。頻立戰功。常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懾。無敢當者。是皆出奇威敵。以求陷陣。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開禧時。畢再遇奮於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畢將軍。是又鐵面別於胄者。其被金楮錢。據宋史傳云。再遇初以恩補官。孝宗召見。賜戰袍金錢。殆以是故。亦又奇矣。

相王

殿版舊唐書屈突通傳。遂擒通送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以愧代王。本作以愧相王。臣德潛案云。當時無相王其人。前文云。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

東。此必代王之譌也。已改正。今案。此代王乃誤改。通受代王使。進屯河東。乃大業十三年七月。唐高祖以十一月克長安。立代王爲帝。改爲義寧元年。高祖自爲大丞相。封唐王。十二月擒通。則此相王實指高祖。安得謂時無其人。若代王。則已帝矣。時無代王其人也。當改從舊本。劉肅大唐新語載此事。止云以愧王。所謂王、指唐王也。

韋湊駁議

唐文粹韋湊駁義宗廟號議云。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爲太宗。武王爲中宗。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其言周二宗之號。於古無聞。舊唐書禮儀志五云。周宗文王武王。無太宗中宗之文。餘同文粹。文粹蓋有誤。志又引白虎通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此云宗文王。以宗祀明堂言之。魏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太祖與脩書。稱漢宣帝爲先主。中宗則平帝時追尊也。

竇建德傳

舊唐書竇建德傳云。築宮板渚津。結陣於汜水中。枹。置於牛口渚。生獲之。先是。童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牛口渚在今滎澤板渚津在今汜水。皆河南地。今正定井陘縣東南七里有牛口峪。趙州臨城縣西二十里亦有牛口峪。其縣志俱言竇建德敗於此。因豆入牛口之謠。故凡地名牛口者皆引之。羽山夾谷夷儀之屬。地志各以所聞者載之書。若竇事。則戰地前後可推排。以在汜水者爲正也。又臨城志縣東南五里釣盤山。臨泜水上。爲陳餘死處。餘敗走至山下。問其地。曰釣盤

山餘曰魚入釣盤其亡矣魚之爲餘豆之爲竇亦識義也

落下閎說

隋書律厤志云漢落下閎改顓頊厤作太初厤曰八百年後此厤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顏愍楚上書以爲隋皇受命改憲之符唐人眞容應見碑開元二十九年博州刺史李成裕奏謹案落下閎太初厤云後八百年厤差一日有聖人正之至陛下定厤之年正當八百以爲聖人改正屬開元皇帝此猶臣子頌揚之詞然太初至隋唐豈得云憲差一日其引已屬無稽至酉陽雜俎及舊唐書方伎僧一行傳謂聖人是一行妄謬更甚矣

李迥秀

舊唐書李大亮傳云長安初大亮族孫迥秀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令宮人參問其母又嘗迎入宮中待之甚優迥秀託附權幸傾心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爲讜正之士所譏俄坐贓出爲廬州刺史則天崩後持節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終兵部尚書張行成傳云族孫易之昌宗則天封其母韋氏阿臧太夫人使尚宮至宅問訊仍詔尚書李迥秀私侍阿臧卽迥秀傳所謂託附傾心者新唐書謂之撓意諧媚指阿臧事也然舊唐書五行志云張易之爲母阿臧作七寶帳象牀犀簟則天令鳳閣侍郎李迥秀妻之迥秀不獲已然心惡其老薄之阿臧怒出迥秀爲定州刺史此與竇懷貞娶莒國夫人無異言私侍者蓋諱之新舊史俱稱尚書李迥秀亦追稱之詞志以廬州爲定州據新史紀表俱作廬州與傳合迥秀以大足元年

六月長安二年十月兩入相。其貶廬州。則在長安四年三月。又據紀表。迴殆於長安二年三月充使山東安置軍馬。檢校武騎兵。則志所言定州近之。當是充使定州以阿臧。其再相貶廬州。則以坐贓也。

㭎鼓

舊唐書音樂志云。黃帝涿鹿有功。作㭎鼓曲。有鱉夔吼、雕鶚爭、石墜崖、壯夫怒之類。雲笈七籤宋眞宗御製軒轅本紀云。出師涿鹿。以㭎鼓爲警衛。其曲有十。一曰震雷驚。二曰猛虎駭。三曰鷙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蠶夔吼。六曰鵰鶚爭。七曰壯夫奮志。八曰熊羆哮咮。九曰石盪崖。十曰波盪聲。並皆有辭。今無考矣。

舞字

齊東野語云。州縣聖節。命伎舞天下太平字。殊爲不經。又引唐樂府雜錄。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王建宮詞。太平萬歲字當中。以爲由來久。案舊唐書音樂志云。聖壽樂。高宗武后所製。舞十六變。成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字。其言聖壽樂舞。迴身換衣。作字如畫。此宋時樂舞聖節舞字所仿也。

管仲魏徵

范祖禹唐鑑論管仲魏徵之事不同云。納桓公者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爲君。太宗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珪魏徵不事太宗。可也。程氏遺書呂與叔記云。正叔問君實。敢辨魏徵之罪乎。君實曰。何罪。正叔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與徵何異。曰。桓公長。當立。子糾以少抗長。管仲義未可死。與徵之事全異。又祁寬記。溫公修

通鑑。伊川問曰。魏徵何如。溫公曰。孔子與管仲。我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魏徵止是事讎。其言如是。按謂桓長糾少。此說不可從者理耳。桓糾爭而齊人立桓。亦如太宗兄弟爭而高祖立太宗爲太子。王珪魏徵乃高祖之臣。何得有私黨。桓公子糾各已出奔。於其從者各定君臣之分。人各有正。何得於生死之際又有所反。王肅謂召忽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其言已妄。宋人至以棄義爲知非反正。其說太忍也。且糾長當立。故春秋書曰子糾。召忽以糾臣死糾。理也。管仲能仁天下不責其爲諒濤瀆。聖人許管仲。又論人之公理也。魏徵之事。則秦王殺太子。高祖卽以秦王爲太子。時高祖爲君。君命是聽。此又開關以來君臣之定理也。今論管仲。拘牽長幼。昧策名委贄之理。論魏徵。則教宮僚樹黨。昧民無二上之理。幸溫公醇儒名德。不信其論。又周密齊東野語。載王元敬注唐書。有括蒼老士亦注唐書。王笑之曰。建成儲君。當以弒書。豈得云殺。老士不平曰。殺兄本孟子。弒兄出於何書。王無以答。按春秋僖公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弒其君卓。左氏穀梁俱同。此孔氏舊文也。公羊則俱作弒。以治獄言。克弒二君。公羊之辭辨。以天下大法。別嫌明微。君與未成君。與儲君必當有別。春秋所以爲萬世法。正所以安全儲君也。知春秋之義。斯不背經叛文。責魏徵以違高祖之命。拒太宗而死建成也。

癸巳存稿卷之八

梁諱戊城

紹興古城隍廟有梁開平時錢武肅作重修牆隍神廟兼奏進封崇福侯記云神爲唐總管龐玉末署梁開平二年歲次戊辰謂城爲牆戊爲武者城爲朱誠嫌名戊爲朱茂琳嫌名梁改成汭爲周汭皇城爲皇牆至宋時汴京城外猶沿梁稱州東州西州南州北不言城也韋城相城胙城皆去城字單名縣見魏泰東軒筆錄又搜采異聞錄云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字類誠故司天諂之耳容齋三筆亦云然不知戊自避茂城自避誠也雲谷雜記嘗辨之戊城皆嫌名耳五代諱甚煩瑣而周顯德時有大將軍周景威作十三間樓於汴水上者其名又奇怪也

武定

五代史云天成元年七月驎廣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憲廣都嘉禾合穗通考云武定二年廣都嘉禾合穗史之武定乃是地名此亦采錄者之疏也

玉帶稻

猗覺寮雜記云帶闊狹以道言當用稻字五代史契丹遺北漢以十二稻玉帶是也鐵圍山叢談云高宗十三年海客得紫雲樓帶金胯大至十二稻老學庵筆記云王荊公所賜玉帶闊十四稻號玉抱肚又云

古謂帶爲一腰。周武帝賜李賢御十三環金帶一腰。其一玉則云一胯。唐書李彥芳傳云。李靖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刓。胯各附環。隋書李穆傳。高祖爲隨公。穆以十三環金帶遺高祖。十三環金帶者。天子之服也。高祖大悅。蓋古制與後制不同。

舊五代史

舊五代史。輯自永樂大典。而以册府元龜補之。底本俱注明。嘗以大典史文校册府元龜。多不同。知册府元龜非全用薛史。元注應存也。梁紀太半出閩位部。王建傳全出僭僞部。此其尤多者。至五代會要。則全采薛史。薛史外國列傳二。昆明部落。其俗椎髻跣足。酋長披虎皮。下者衣氈。于闐其俗好事妖神。底本注云八千五百二十。占城本地烏之大者有孔雀。注云八千四百三十九。狨洞蠻其國法。劫盜者三倍還贓。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注云五千一百五十。籤云。昆明占城狨洞僅存數語。今仍其舊。細檢其文。乃是四國。有于闐也。于闐在會要二十九卷。云其俗好事妖神。狨洞昆明占城之文。在會要三十一卷。占城多獻之奇者有犀牛七字耳。今薛史刊本目錄已補于闐。然不應次於昆明占城之中。宜依會要次序。

河北泰州

新五代史殿板晉紀。出帝開運二年正月。契丹陷秦州。三月庚戌。馬全節克秦州。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杜重威傳。引兵攻秦州。破滿城遂城。案秦州屬隴西道。時契丹不得越河越隴越夏而攻秦也。馬

全節傳。則云克泰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是晉紀杜傳泰州。俱應依馬傳改作泰州。舊史晉書出帝紀云。開運二年三月甲戌。王師克泰州。刺史晉庭謙以城降。甲寅。杜重威奏收復滿城。獲契丹首領幷兵士二千人。乙卯。杜重威奏收復遂城。丙辰。奏大軍自遂城卻退至滿城。九月甲寅。移泰州理所於滿城縣。舊史晉書杜威傳云。領大軍下泰州滿城遂城。五代會要契丹云。開運二年三月。杜威等率兵攻契丹之泰州。下之。均作泰州。舊史郡縣志。河北道有泰州。云泰州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置治清苑。晉開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以滿城隸易州。新史職方考。於五代有之。泰州不載。而校新史晉紀杜傳者。疑於職方淮南泰州。遂改爲泰州。幸馬傳不誤耳。其後遼別於今郭爾羅斯旗地置泰州。至金承安二年。移于長春縣。則又一泰州。與淮南州爲三地。新舊史晉出帝紀。杜威傳。及馬全節傳。五代會要。其由定州攻泰州。凡六七見。皆舊史郡縣志之泰州。而以泰州改之。則一時兵事不可解。又以遼之上京道泰州注之。其地在長城外。讀者亦不能解。此馬傳及晉紀。以克泰州爲馬功。舊史馬傳。不載泰州事。晉紀杜傳。則皆杜功。蓋其時杜重威爲副都統。都招討使。馬爲副招討使。馬僅克清苑。其泰州之滿城遂城二關縣。及兵士二千人。則非馬所及。歐史深沒杜功。而以滿城之二千人移功於馬。殆亦深惡杜重威之爲人而故抑之也。

五代漢關西三叛

薛史史宏傳云。河中永興鳳翔連衡謀叛。關輔大擾。歐史云。河中鳳翔永興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

以河中李守貞發兵西據潼關也。薛史王章傳云。蒲雍岐三鎮叛。周太祖等專事西征。及三叛平。國有餘積。歐史云。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永興屬關內道。鳳翔屬隴右道。俱在關以西。河中乃河東道。歐史合三叛言關西。於地里不合。檢薛史漢書隱帝紀云。乾祐二年正月乙巳朔。制西摧三叛。北挫諸蕃。三年十一月丙戌。太后誥四方多事。三叛連衡。又云。帝自關西平定之後。稍生驕逸。周書太祖紀。監國教云。三叛連衡。四郊多壘。廣順元年正月卽位制。討叛渙於河潼。張聲援于岐雍。纔旋旆於關西。尋統兵於河朔。蓋三叛均擾關西。若正名之。則不得舍河中而稱關西三叛也。薛史周書太祖紀。謂世宗云。朕攻收河府時。見李家十八帝陵園。蓋三叛收復。以河府爲重。故太祖並關西二叛之地於河東。歐史則幷河東之叛鎭於關西。述事稱名。同一舛誤。洛陽搢紳舊聞記云。向中令從周祖入關。平三叛。岐蒲雍。其實周太祖僅平河東。於關西二叛。但爲漢兵聲援。藉見李家十八陵園耳。宋史。大中祥符四年。車駕祀汾陰。出潼關。渡渭河。蓋自汴入潼關。北渡蒲津。漢攻蒲之道。亦當如此。

書五代史纂誤後

薛居正所纂梁唐諸史。本謂之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各自爲部。其稱五代史者。以十志言之。檢隋書志。亦本名五代史志。以兼梁陳周齊四朝制度。幷入隋書。因謂之隋志。薛則五書與十志並行。因從志謂之五代史。歐陽修則自別名之曰五代史記。徐度卻埽編。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周密齊東野語、癸辛雜識。並言劉道原子羲仲作五代史糾謬。朝野雜記又言范季才作五代史記正誤。王明清揮麈錄言

蜀人吳縝作五代史纂誤。蓋劉范吳各爲一書。今惟吳書存。據陳氏書錄解題。以宇文時中刻之。其板由吳興入國子監。故宋史藝文志惟有吳書。實則此書應名五代史記纂誤。若用今名。似是糾辭史矣。歐史盛行。不能復改。宋末人已有爲之注者。揮麈後錄云。樓大防有孟昶與周世宗書。姚令威寬注五代史。惜未見此。據後錄所言。是姚氏注已有成書。王明清及見之。又以惜無孟昶書語。知姚注用裴松之三國志注例也。而其書絕未聞。癸辛雜志言賈似道欲刊姚氏注戰國策。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故其書不傳。然姚氏戰國策正注補注今行於世。冀五代史注遺牒容在人間也。讀朱氏彝尊曝書亭集。知朱氏亦有注。亦用裴例。或以爲不傳。嘉慶癸亥夏。在濟南見其手稿。卽南監板本。夾手書籤千七百餘條。多碑拓文字。又讀王文簡池北偶談云。朱檢討昌曾於廟市見五代石敬瑭家廟碑。梁周翰撰文。惜未購之。此碑今不知所在云云。今檢其手稿。亦無此籤。甲子秋。見彭文勤手注五代史記傳注十六卷。亦用裴例。其冬。爲此學。依姚朱彭例。采書裁貼成編。不能校寫也。朱籤存者已全采。惜姚書未見。而孟蜀之書已錄。爲可喜。歐史本有注。署其甥徐無黨名。其注於新義隱義。以一二語抉之。甚精到。但未整理文詞耳。疑歐自注而署徐名者。後人譏其淺陋。非也。吳之纂誤。爲校正之書。甚有益於歐史。宋人乃謂吳有憾於歐。作此書。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眞能覽歐史者。知徐注與此書非後人所能及也。嘉慶甲子小除夜。書於拜斗殿寓舍。

今五代史記補注及序目。彭春農知其詳。姚石甫不知其事。謂劉宮保延蘇州王姓。王姓不可向邇云

云。實則宮保在浙日。以正燮稿本廣延詁經精舍人校對。皆茫然。及罷官寓家蘇州。又延王君渭校之。王君日醉不看書。丙子秋。仍以稿本還正燮。正燮日食不給。不能看書。仍還之宮保。而阿曬使爲寫清本。未校也。越十年丙戌夏。正燮仍以還宮保。而刻於廣東。竟無有爲校者。其未審處。惟自知之。他人未必能察也。辛卯正月。過揚州。宮保病亟矣。仍以此書爲言。壬辰夏。春農商改訂。談何容易。是可歎矣。癸巳九月望。天津舟中記。

指寸

宋史律曆志云。崇寧時。制樂。魏漢津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取身爲度之義。則可云布指知寸。則非也。大戴布指知寸。言平布十指。卽是古一尺。指廣一寸。何休公羊注。側手爲膚。四寸。鄭注投壺。四指曰扶。四寸。鄉射記。握素注云。刊本一膚。皆一指。案寸古尺止如此。若大人中指中節之長。或不止今尺一寸矣。且非布義也。

書宋史梁顥傳後

宋史梁顥傳。言雍熙二年及第。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其卒年數可疑也。談苑云。梁顥八十二作大魁。孔平仲乃治平二年進士。作談苑去顥時不遠。其言已不實。檢遯齋閒覽云。梁顥太素、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其謝啓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梁溪漫志云。國初有八十魁大廷者。其謝啓殆近乎俳。蓋八十二之說。所據者此啓。宋有梁顥謝及第。李清照謝綦學士

二啓皆無名子何人游戲作史傳言雍熙二年及第景德元年九十二則及第時七十三啓語亦不可用也東都事略梁顥傳云卒時年四十二以推顥及第年二十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狀元年三十以下者梁內翰顥年二十三二書所言其數符合容齋四筆黃氏日抄搜采異聞錄並云國史顥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史臣加以中道天謝之惜所謂國史史臣乃宋之廷臣即東都事略所采取者言中道天謝則四十二卒二十三及第無疑就其時廷臣之言此一證也據宋史顥依王禹偁學禹偁咸平四年卒年四十八當雍熙二年禹偁年止三十豈當有七十三八十二之學徒就其所從學言之此又一證也宋史方湛傳云咸平五年湛坐王欽若贓官收湛家貧無物素與梁顥善假顥銀器乃以輸官六年卒年四十一是年顥亦年四十一年齒相若相善也玉壺清話云趙昌言陳象輿董儼胡旦俱少年在樞府梁顥又嘗與趙同幕五人旦夕會飲夜分方歸都人諺曰陳三更梁半夜（一作董半夜）以顥及第入仕後少年飲讌言之此又一證也顥傳少孤而仕歷丁內艱生母也在及第九任後又顥子固傳卒於天禧丁巳大禮成後年三十三則長子生於乙酉顥年二十三也子適傳卒於熙寧庚戌年七十則季子生於咸平辛丑顥年三十九也若七十三及第則七十三生長子八十九生季子若八十二及第則八十二生長子九十八生季子不應九十二歲已先卒矣以其家庭實事言之此又一證也八十二大魁之說前人多疑之然無以證其非今舉四證庶可祛惑今史傳云景德元年權知開封府顥美風姿強力少疾聞門雍穆六月暴疾卒年九十二語不相貫知本是年四十二俗工淺陋校寫者改四作九明陳繹金鼇子

引朝野雜記。作顯及第時二十二。則年數不合。又譏程敏政引宋史四十四登科。不知何宋史。知後人讀史多不精矣。

范純仁傳

宋史范純仁傳。蘇軾發策問。爲言者所糾。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言蘇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罷官。考證云。無名二字有疑。案韓維傳。維處東省有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慝。詔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爲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宋時授官制詞。俱言陟降之由。謂之詞頭。卽名也。所謂無名者。其罪莫知其端。制亦不言。但與軾同謫。正如明楊繼盛與張經李天寵刑部同承旨耳。

岳武穆獄論

岳武穆以紹興十年。在河北奉十二金字牌文書。班師。十一年。金人攻淮西之廬州。張俊地也。十七御札趣應援。武穆以長驅京洛擣其虛及以兵至廬兩議請。既而師至廬州。金兵退。宋高宗以武穆不專進退爲得體。則高宗固前已疑之矣。其後金人破濠州。亦俊分地也。武穆救之。金兵退。武穆與俊在淮。俊欲城山陽。武穆言當圖恢復。奈何爲退保計。俊爲之失色。是年四月。自武勝定國兩軍入爲樞密副使。八月。罷樞密。以武安安國兩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十月。下獄。十二月。在獄死。初。張俊盜也。就撫立功爲大將。與武穆同事。惡武穆功名出己上。則誣武穆欲棄山陽。万俟卨者。武穆宣撫荊湖時。湖北轉運判官改提刑者也。武穆遇卨不能以禮。宋鑒唐五代亂專帥文臣。自宋以後。文臣疾視武臣。宋之曹璋、狄青、曲端。明之

戚繼光、李如松、毛文龍皆爲當世僞名雅人君子者所媒孽。离亦欲抑武臣殺武穆以自附于文雅。入爲右正言。則倡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當示以逗留之罰。因劾武穆受詔逗留。不救淮西。又欲棄山陽。俊离既合以棄地失律坐武穆。又合謀誣武穆子雲與飛憲虛申警報。圖復兵柄。事涉跋扈嫌疑。適秦檜欲示威固位。故武穆事不白。武穆傳云。韓世忠詰檜以實。檜曰。雲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莫須有者。莫、一言也。須有、一言也。檜遲疑之。又言有之。世忠截其語而合之。以詆檜离俊之妄。其後檜惡离而謫之。又惡俊而竄之。小人之黨離矣。檜死离相。事事反檜。獨至議復武穆官。离言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天下於是咸知离實殺武穆。檜畏武穆難制。故聽俊离。而適符宋高之意。宋高通觀大勢。不可不和。而君父之讎。不敢居其名。羣臣又內佳色厲。多旁觀之論。獨一秦檜公任其事。宋高謂其樸忠孤立。所謂一德格天者也。宋高之才。十倍於檜。和議本自主之。欲和議成。不俟殺武穆。所以殺武穆者。非爲和議也。正以离俊言示逗留之罰。與跋扈之誅。殺之有名。可以懾服諸將。又惡其議迎二帝。不專於己。故殺之。秦檜之忌趙鼎。以有爭也。武穆無作相望。亦甘心殺之者。檜知离俊與武穆終不能合。收拾民望。得二而失一。爲無害也。今謂檜冀和議之成。則宋高以詐劉之事。舉不自信其臣。建炎三年五月八月。兩致粘罕書。自署康王趙構。而稱粘罕爲元帥。至不敢別署金宋。且言守則無人。奔則無地。削去尊號。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其臣臣金可知。明年十月。檜始南來。安得以請和稱臣爲檜功罪。然而武穆以紹興十一年十月下獄。而和議以十一月成。致有兀朮與書之說。兀

尤以粘罕例。當以書詰康王。豈肯與檜書者。且檜方坐武穆以逗留跋扈之罪。豈肯予以梗和美名。即有書。亦不以示人。人何由知之。此宋人惡檜以岳雲莫須有之書殺武穆。而亦造尤尤莫須有之書以報之。此人心之至偏。即人心之至公也。夫以宋高之沈鷙。秦檜之姦深。而俱爲万俟卨張俊所愚。張俊際無妄之時。而自害其成。万俟卨以輕薄之才。而勇任妒賢害能之責。秦檜能知宋高有偏安之材。可藉以取富貴。而誤殺飛。宋高才可兼用秦檜岳飛。而誤殺飛。至死無以見君父兄妻。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大倫。以負萬世之詬厲也。亦獨何心哉。

岳武穆軍律

宋史岳飛傳云。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坼屋。餓死不虜掠。檢章穎岳飛傳。亦有之。然云建炎四年。飛屯宜興。夜飲士卒以酒。激厲而用之。至承州大捷。又云。尊酒必均及其下。酒少則投之以水。人各一啜焉。又楊再興傳有云。紹興二年。岳飛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衆入其營。殺順夫。又殺飛弟翻。然則岳武穆軍律之嚴整。在紹興二年以後。初蓋以運用一心。而不喜言兵法。不可以事證不同。致疑古名臣也。

碧雲巖題名跋

廣西平樂府富川縣碧雲巖宋人題名云。古汴趙善政養民。罷權臨賀郡丞。趨八桂。以乾道己丑二月十

一日。止富川。十三日。批邑宰共山張重起伯振。丞南城李紳元章。警開封石士強宗周。簿舒城阮瀚北海。云云。警官不見史志。或言當是巡檢。宋京師有警巡院。聽訟。如明兵馬司。史志諸州上中下縣令丞。俱從八品從政郎。諸州上中下縣簿尉。俱從九品迪功郎。一州一縣巡檢。則云掌訓治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事。皆以材武使臣充。是無定品。與州帶巡檢者不同。或言當是鈐轄司都監。檢志云。縣有戍兵。則令兼兵馬都監。及監押。都監巡檢俱不當在丞下簿上。檢開封府志。祥符縣志。俱無石士強名。或石守信後武資也。宋職官志有防禦團練副使。從八品。與令丞同階。然是州官。不當敍縣下。此所謂警者。蓋當縣武官也。宋史兵志六云。廣西路賀州二砦。注云臨賀富川。職官志有鎮砦官。無定品。則富川有鎮砦官。與他縣異。五代史周書太祖紀。廣順二年七月丁酉詔。有令佐之職。重鎮警察之職。各守職分。專切提撕。宋沿周法。鎮砦官卽警察也。令佐警察各守職分。警可與令丞比。在簿上也。於富川更有徵矣。或曰宋自有鎮砦官。何因名警。曰。此修飾文辭也。偏檢宋官。無所謂郡丞邑宰者。亦賀州州判、富川縣令、修飾文辭之稱。郡丞、邑宰、警、同也。金強仲爲警巡使。天興元年三月事。

宋景定公田說

宋景定四年公田。食貨志云。陳堯道、曹孝慮、廣虞、張希顏等。請依限田議。於官民踰限田。抽三分之一。回買充公。田得千萬畝。則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餉軍。可免糴。可以重楮。其意甚善。卽古之屯田。後之屯衞。而收以官田法。燕慕容皝載記。封裕言。魏晉世。假官田牛者。稅其十六。自有牛。中分之。蓋三國時各都尉

所治如此。倣民間收租法。民間田主與佃。各得十之五。田主輸公。去十之一。猶得十四。以充公私之用。官屯必係官田而後可。用此法以贍軍。亦不厲民也。志云。賈似道一意行之浙西六郡。回買公田。租滿石者二百貫。六斗者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上者。價十分。銀半分。會子二分半。官告度牒七分。五千畝以下。銀半分。會子三分半。官告度牒六分。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以下。皆會子。是歲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不得售。案其法本以重楮。則會子之給。亦權宜之制。而雜以告牒。又一切予以畝二斗之價。而所謂銀半分者。據賈似道傳。則亦銀關。銀關一兩。當會子錢三貫。亦皆空紙也。又買價止二斗。而起租七八斗者。皆謬以石爲收課。負租仍取償田主。其厲民至爲纖密。又似道傳言畝值千緡者。亦給四十緡。案不當有畝千緡之田。食貨志亦不載此數。蓋凡相攻擊者。君子小人各務搆虛以相誣。此所以不足取信于人。而是非終于無定也。德祐元年春。謝太后詔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租戶爲兵。時亟未能施行。其所入。元時承之不改。大德三年。閻復因星變上書。言江南公田租太重。請減以貸貧民。明洪武十三年。建文二年。宣德五年。遞減之。而租仍視他處爲重。明人謂是洪武惡浙西人爲張王守。特重其賦。乃傳譌。洪武初亦知浙西賦重。以張士誠恃富。未遑加恤。則有之也。

金海陵采石之敗

金史移剌子敬傳云。宋人自來浮詞相欺。來書言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案兵不襲。俾全師而還。海陵未嘗敗于采石。其譌詐多此類也。案海陵紀云。上駐軍江北。遣阿鄰先渡江。至南岸。失利。上還和州。是敗

于采石也。又見佞幸李通傳。尤詳云海陵使阿鄰阿撒先濟兩舟先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兩舟矢盡。遂爲所獲。亡一猛安軍士百人。海陵遂還和州。卽宋史虞允文傳所云抵南岸者七十艘皆平沈者也。然云明旦又於北岸楊林口焚其舟三百。則金人所不悉矣。

石抹

金史百三石抹仲溫。考證云。臣浩案。元史石抹在遼爲述律氏。號稱后族。遼亡。遂譌述律爲石抹氏。案其語見元史石抹也先傳。其文作述律。作石抹。實卽舒穆魯也。然金史九十一有石抹卞傳。石抹榮傳。此考證不應在百三。

夏遼頊

金史夏國傳云。安全薨。族子遼頊立。遼頊立在安全薨前一月。衞紹王無實錄。不知其故。又云。遼頊子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案宋史夏國傳。安全有子曰承禎。而齊王子遼頊立。亦不言其故。蓋遼頊不以其道得之。今不能實知也。德旺死。淸平郡王子晛立。據宋史言。兼采夏國樞要等書。宋金史皆脫脫修。纂修者各稽討編撰。不相關知也。

金記缺改字

金史孫卽康傳云。宣宗問卽康曰。賈鉉言太宗諱單作成字。不當缺點畫。睿宗諱改作崇。然下有本字全體。當依蘭亭帖下示作宋。充字合缺點畫。如統旁之充不合缺。卽康擬以熙宗諱從面從且。睿宗諱上字

從末下字從世。世宗諱從系。顯宗諱正犯字止作斜畫。至沈鉉各從口。免說各從本傳。讀之驟不解。蓋賈說充當作允。允上當有顯宗廟諱四字。孫說下字從世。當云從卉字各有形式。以一切書之。不能解矣。太宗誠字缺筆。單成則不煩缺。熙宗亶本從亘從旦。而改作面與且。今人俗別猶沿之。顯宗允上日字楷作厶。初缺筆後改從口。其單字從口似兄。則斜畫作允也。睿宗之宗增作崇。以有全字在。故下示改作未。世則以三十作卉。其世宗雍則改彡爲糸。作羅狀。蓋以文記字氓難。宋史禮志廟諱云。嘉定十三年。岳珂言。欽宗舊諱二字。一從亘從旦。一從火從亘。記字當如彼也。

趙孟桂事

癸辛雜識後集云。宋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以太后命。遣以金帛。俾贊和議。得其回奏。又復賜以手詔。繼而寂然。孟桂乃趙忠惠與籲之妹。亂後。爲尼於湖州廣福寺。改名子桂。無爲伯顏次妻之事。蓋姦人造爲此說。騙脫金帛。朝廷問探不明耳。案其事謝傳亦有因。乙亥者。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也。平慶安丙子平宋錄云。至元十二年正月戊子。丞相在江州。有安撫錢眞卿。選趙氏宗族女佳麗者二人。盛粧。欲納丞相。丞相卻不受。卽遣歸其家。十三年正月甲申。至皋亭山。丞相娘子來到。觀此。則宗女及次妻之說。騙脫者初亦以爲眞有。益既知所聞不實。乃隱金帛。僞作回奏云。

書元史曆志後

元初用西征庚午元法。至定中原。不復行。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法。十七年。定用授時法。十八年頒行。以後皆用授時。庚午元未行于中國。志猶載其法。萬年儀器猶見天文志。而曆志云法不復傳。檢明太祖御製文集。壬戌十二月。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云。大將入元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册。中國無解其文者。云云。明史曆志亦云。回回法。默納狄國王馬哈麻所作。洪武初。得其書於元都。十五年。太祖謂西域推測天象最精。其五星緯度又中國所無。命翰林李翀、吳伯宗、同回回大師馬沙亦黑等譯其書。多脫悞。習其術者。如唐順之、陳壤、袁黃輩所著論又自成一家言。以故翻譯之本不行於世。藝術傳云。周述學撰大統萬年二法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及。是萬年本法嘉靖時尚在。又案陶宗儀輟耕錄云。耶律文正於星曆筮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憲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把憲。蓋回回憲名也。是回回法本有漢書。明初人不知之。明初譯出漢書。則在元史既成之後。先是。耶律文正麻答把法。增益庚午元法萬年法。而爲授時法所本。作元史者謂萬年不傳。豈有庚午元法尚在。萬年器存。法反不傳。蓋史遺漏多矣。

海運

元得江浙。由河漕於大都。至元十九年。以其勞費。丞相巴延。以前平江南時。命張瑄朱清由海道送圖籍。海運可行。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以平底船六十。運糧四萬六千石。逾年達直沽。時猶兼河漕也。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掌海運。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二。領千戶百戶等。督運。至大四年。乃專用海

運。其道。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由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行抵鹽城。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後改由劉家港開洋。至掌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通扁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之眾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至元三十年。千戶殷明略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入萊州大洋。入界河。於道甚便。在徑邀黑水洋也。時春夏二運。爲米三百餘萬石。船壞棄米。則責償於官。人船俱溺者。免償。明永樂時。會通河成。罷海運。國朝康熙四十二年。大臣錢齊保葉舒往天津。截漕九萬石。由海運登萊青三府平糶。嘉慶九年正月。浙江巡撫議奏海運。不敢輕試。十五年四月。江蘇巡撫議奏海運不便。道光六年。用殷明略道。官僱沙船二。運抵天津百五十萬石。七年。又行之。其後崇明海口淤小。凡船大者。俱南由上海。

崇明以南洋深。以北至天津多沙。故用沙船。底平也。巴延初用平底船六十。是也。

答葛君宗紱書

詢及明陵增土十三擔有無取義。今會典不書人名之故。此事相沿已久。不可復議。其源流則不可不知也。明制。耤田九十六畝有奇。親耕一畝三分。築太社壇。合天下土十三萬。勑陵寢牆一百四十三丈。清明上陵。增土十三擔。以其時十三省。一千三百餘城也。乾隆三年。禮臣議以康熙三年用明制。清明增土十三擔。明制並無取義。今請增土一擔。此禮臣一時未檢之言。然十三擔實不如一擔也。會典始於明。蓋合

唐五代宋會要、元大典典章而名之。曾見三部。宏治十五年會典例云。臣下所奏。則書曰奏准。曰議准。曰奏定。曰議定。正德四年表上刊本云。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敍其事而不錄其名。此會典之異於會要典章。爲明人創例也。嘉靖重修。萬曆重修。皆因之。推原其意。事瑣時近。策之得者。爭欲附名。其失策當戒者。又競求隱諱。不書名。誠善法。爲元以前人思慮所未及。然諭旨與序事中人名何可刪乎。儻執筆者心知其意。無改成書之大例。則書完可存。異議亦息矣。乙丑四月二十四日。

明倫大典

明世宗之奉興王也。其言曰。在藩邸時。奉詔繼大統。未奉詔繼孝宗後。此言雖智者不能與之辨也。然喪服斬衰章。爲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三年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則繼大統即是繼後。世宗爲武宗後。應以尊服之。今云繼大統而興王祔祔入太廟。是大統亂矣。嘉靖十四年正月。武宗孝靖毅皇后夏氏崩。本世宗君母也。當爲臣子服。案晉崇德太后褚氏崩。於孝武爲從嫂。或疑其服。徐藻以爲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厥於本親。其言是也。至宋太宗。始爲殘忍之事。置大禮不問。使開寶皇后終於公主家而斂於佛廟。其時承五代亂臣民習見悖逆。謂太宗待太祖后禮隆於諸亡國后。以爲是亦足矣。太宗固不必出一說以文飾之也。而宋高宗率羣臣遙拜欽宗。禮也。中丞廖剛者請刪此禮。文曰。兄爲君。則君之。己爲君。則兄之。可也。其言悖逆無禮。夫始爲之弟。後爲之君。則兄之可也。始爲之臣。後繼其統而爲君。則君臣之義在。豈得僅視

之爲兄。而棄君臣之大倫。使人心盡喪乎。明世宗不爲君母服。至託言叔嫂無服。是君臣大倫亂矣。且爲後古禮不名爲子者。以有弟後。有從孫後。且有以兄後者。故名之曰爲後。而後統可不絕。喪服斬衰傳。爲所後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喪服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兄弟之子。若子。此兩言若子。則不正名爲子。然言若子。則所後之妻。若母也。所後之父母。若祖父母也。若前爲之臣。則當以君服服之。嘉靖二十年。孝宗孝康敬皇后張氏崩。亦世宗君母也。其稱皇伯母。所謂自制禮也。其說則自相反。初議興王妃稱皇叔母。世宗言稱叔母。當以君臣禮見。然則君母孝康稱伯母。君母孝靖稱嫂。反使以妾禮見乎。禮志不能詳其沿革。今案大明會典七十四云。國初箋表。若天子之姪。稱皇后曰伯母皇后殿下。叔母皇后殿下。至嘉靖間。始令各王府進賀表箋。但用聖號。不許用家人禮。然則嘉靖以前。叔母皇后是君禮。非妾禮。世宗自以肊改之。而稱孝康爲伯母。稱孝靖爲嫂。以君母爲臣妾。至不爲君母服。如易代者然。人而不仁。如禮何也。

張中

明史方伎張中傳云。南昌被圍。太祖問何日當解。曰七月丙戌。報至。乃乙酉。蓋術官筭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也。其占驗奇中多若此。此所謂鐵冠道人者也。其事反復推之皆謬。若云初一初二。可云差一日。今排甲子。安得云差一日。又實乙酉。而名丙戌。可云是月差一日。今實丙戌。而仍名乙酉。當云是月先復一日。不得反云差一日。蓋明時淺人傳聞記載之誤。明史稿及明史俱未致思而漫錄之。

正德禁殺豬

傅維鱗明書武宗紀云正德十四年九月上次保定禁民間畜豬著爲令十一月住清江浦十二月辛酉住揚州乙酉渡江十五年在南京四月弛豬禁毛奇齡武宗外紀云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至揚州所至禁民間畜豬數百里內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悉投諸水是歲凡祀牲有司輒以羊代之其事甚奇又毛外紀以九月爲十二月檢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行在兵部左侍郎王憲鈔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鎭國公鈞帖照得宰豬常事但當爵本命又姓字畏音同況食之隨生猶疾深爲未便爲此諭豕牲不許喂養及易賣宰殺如若故違本犯幷當房妻小發極邊永遠充軍其事如此蓋九月在保定發鈞帖十二月又在揚州鈔奉示諭南方始知之沈毛乃南人記載也沈謂宋徽宗以壬戌生亦禁殺犬而黃光昇昭代典則云豬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各處城市鄉邨居民所養豬口盡滅價賤傷小豬埋棄蓋速殺賤賣其云信佛法則何不廣言牛羊雞犬武宗通梵語其豹房實多回人又未有允嗣孫眞人千金方言豬肉久食令人少子食忌云豬腦食之損男子陽道臨房不能行事蓋武宗有所感回人慫恿之託之國姓朱武宗亥生故有此鈞帖回人不欲見扈從者持豬肉鈞帖止行一路外紀言數百里內爲當時事實鈞帖不行刑部內閣明書言著爲令非也

釋社

日知錄謂社是盜賊之稱明學士稱同社不知其意其論甚快今案社歇後語也祭社會飲謂之社會同

社者同會也古有蓮社直齋書錄解題有孫覺春秋經社要義六卷宋史孫覺傳云胡瑗弟子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吳自牧夢粱錄云文士有西湖詩社武士有射弓蹋弩社又有諸集社名目元有白蓮社月泉詩社明復社多八股語錄幾社多奇士偉人我朝順治九年禮部頒天下學校臥碑第八條云禁立盟結社十七年正月又以給事中楊雍建言禁妄立社名及投刺稱同社同盟則以八股牟利假借社名也十六年例則士習不端結社訂盟者黜革康熙二十五年查革社學雍正三年定例拏究皆非社而冒稱社俗之敝士通文曰詞壇曰吟壇亦社壇也若在官者養則有社倉教則有社學明重修會典卷七十六學校一事例云洪武八年詔有司立社學十六年詔有司不得干與民間社學正統元年詔社學俊秀向學者許補儒學生員春明夢餘錄府學云萬曆初改提督學校官敕諭凡提督去處即令有司每鄉每里俱立社學年一考校仍免爲師之人徭役明史選舉志云社學自洪武八年延師以教民間子弟兼讀御製大誥及本朝律令正統時許補儒學生員宏治十七年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選擇明師民間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寖不舉行我朝順治九年雍正元年乾隆二年皆官立社學則實社中之學也學生有五等學生亦曰廩生一也增廣生二也附學生三也青衣附學生四也社學俊秀生五也今學政覽無青衣俊秀未入學者皆結衿俊秀凡社學皆稱義學

立後承廕

明時內監廕襲若王振劉瑾魏忠賢其姪孫等名皆衆知之蓋以人惡之詳記其敗耳實則漢唐皆如此

後漢書順帝紀云陽嘉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爲後世襲封爵唐李中敏判仇士良子請廕狀云開府上階誠宜廕子內謁者監何由有兒遂駁其事此乃士人強壓小人欺其愚很而不知辨內監實有子如楊志廉子欽義孫元翼元价元寶曾孫復悉皆非養子也推原古事無子者可以立後但不當使內監廣援爲例王羲之有問蜀都帖云楊子雲有後否沈作喆寓簡以爲似誤問亦不知是立後也又宋林氏有稱逋後者逋不言有子人多譏之時有林洪者字可山著書名山家清供中稱先人和靖先生種梅養鶴圖說稱七世祖逋無名子詩云可山認作孤山種恐是瓜皮搭李皮又施樞有讀林可山西湖衣鉢詩云只道梅花全屬我不知和靖有仍孫亦譏之也今思其說有二一是同姓先哲楊修言我家子雲不必祖孫林逋有兄子進士宥宥子知靳州大年實一家也一是立後禮所謂爲人後是也而人獨與林洪競者檢瀛奎律髓注云謁客干求一二要路之書謂之關匾錢塘湖山此曹什伯爲羣如林可山洪口吻可厭梅磵詩話云泉南林洪刊大雅復古集無名子嘲之然則洪自品下譏之者亦欺其愚很而不知辨非謂林逋不可有後也

于謙獄論

張夏雒閩源流錄注云萬曆甲辰九日東林會講克伐怨欲章劉念臺尚論古人微不滿於薛文清瑄曰于忠肅臨刑文清時在內閣于初擬極刑因文清言擬斬所以文清不久去位止此事已不能安其位矣會中人因曰此會可以千秋黃宗羲明儒學案師說云于肅愍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

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救。而先生亦已懼不自得。崔銑松窗寤言則云。于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使爭不得。卽以此事去。尤爲光明俊偉。謹案。于謙被害。主之有人。謙被執後。薛瑄始入閣。位非首輔次輔。而諸儒生私議。必以于謙事責之薛瑄。是謙罪名之定。必當於此求之。檢閣禹錫薛先生行狀。李賢薛文清公神道碑。均不涉于公事。惟尋述王文陷薛。欲致之死。核其時事。英宗正統九年。陳循入閣。十年。高穀入閣。景帝景泰三年。增閣臣陳循舉蕭維禎。而高穀舉王文。太監王誠助之。景帝用文。八年正月。英宗復位。薛瑄入閣。都御史蕭維禎文致獄辭。坐王文于謙謀逆。陵遲示天下。是年改天順元年。其六月。瑄致仕。天順八年。瑄卒。其事如此。當此時。姦人謂不以王文于謙爲謀逆。則英宗復位爲無名。蕭維禎實主刑獄。因緣復位事。殺王文王誠以泄己不入閣之憤。因以及謙。人亦疑瑄爲大理少卿時。辨冤獄。文長御史。附王振。處瑄以斬罪。瑄此時亦處文斬罪。因以及謙。而不虞其卽決也。今推王文獄詞。謂召襄王當有金牌。謙則笑言石亨輩意如此。不知詔言欲召襄王。但有謀耳。不必金牌爲證。且金牌時實不見。事後始得之。詳見陸容菽園雜記及明史襄王傳。文之獄詞。適以自證謀召襄王。然則謙之罪。由王文辨成之。蕭維禎比附之。薛瑄減之也。會訊時。尹直瑣綴錄。雷禮國朝列卿記。言尹閔出位。拳踢于謙。呼爲姦臣。張軌徐有貞又意主殺謙。石亨蕭有禎從而和之。其時兇兇籍籍然。張鼎楊鶴薛文清年譜云。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同列皆衣紫。將刑于王。先生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乃減陵遲一等。明史薛瑄傳云。亨議以磔。瑄力言之二日。減一等。野獲編云。刑官奏上二日。得旨。于謙王文從輕決了。去其手足

龍明儒學案云先生謂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先生見上言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爲也蓋瑄救謙之力竭矣至六月猶以讒黨殺將琳至滅范廣家明史邱濬傳云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斥之則英宗時議論可知瑄亦不幸當其時入閣也

癸巳存稿卷之九

御史差

順治時用部主事、中書舍人、行人、評事、博士假御史銜巡按。七年裁。後又添差。十年。鄭親王濟爾哈朗請罷巡按御史。十八年六月。刑部咨會各省巡察事竣。各直省巡按事務。交付巡撫。又巡漕御史。始順治十四年。中停止又設。道光二年冬。停止。其巡鹽御史。則先改差京員。曰鹽政。提學御史。與提學道。改差京員。曰學政。巡察東三省。改差盛京侍郎。巡臺御史。臺灣道帶按察使銜。

御史道

舊例。御史七品。雍正七年。改給事中。正五品。御史由翰林、郎中、員外郎補者。正五品。由主事、中書行人、大理寺評事、太常寺博士、行取知縣補者。正六品。乾隆二十八年。定御史爲從五品。以編修、檢討、郎中、員外郎、四項人員補授。舊制。六科屬通政司。登聞院屬都察院。以一御史一給事監之。雍正時。改隸如今制。舊例。布政司參政道三品。按察司副使道四品。布政司參議道、按察司僉事道、五品。順天奉天府尹正三品。外知府正四品。乾隆二十八年。去道兼銜。定爲正四品。外府知府爲從四品。

門符

雍正四年作陽文符三。藏大內。陰文符三。一交步軍統領。一正陽門。一西直門。

城外坊

乾隆三十一年。定四城副指揮移駐城外。

查痘章京

國初有查痘章京。理旗人痘疹。遷移之政令。久之。事乃定。康熙時。俄羅斯遣人至中國學痘醫。由撒納特衙門移會理藩院衙門。在京城肄業。西洋地氣寒。其出洋貿易回國者。官閱其人有痘發。則俟平復而後使之入。蓋其氣始於南洋。今徧及也。伏讀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康熙六十年諭。今王大臣等。爲朕御極六十年。奏請慶賀行禮。欽惟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時未經出痘。令保母謹視於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此朕六十年來抱歉之處。孝陵告祭文云。伏念臣昔在沖齡時。防出痘。遂依保姆居於禁外。父母膝下。未承一日之歡。此臣六十年來深疚負歉者也。故正月初七月。二月十一日。因念忌辰之前。慶賀皆不敢受。聖製文如右。今西華門外福佑寺坊。書澤流九有。傳爲雨神廟。實梵宇也。後殿供奉神牌。書聖祖仁皇大成功德佛九字。背面書聖製五律一首。其寺本爲當日保姆護御之邸。見恩福堂筆記。當由內府記載。與聖製禁外文合。又讀欽定日下舊聞考。福佑寺在西華門北街東。謹案。稱前殿爲慧鐙朗照。正殿中奉神牌。東案陳設御製文集。西設寶座。殿額爲慈容儼在。而不記其所由。賴恩福堂筆記知之。又生身內外札薩克王公未出痘者。亦不至京城也。

樂部

初制教坊司有奉鑾其屬左右韶舞司樂其四人協同官十人俳長無定員雍正時改和聲署禮部內務府太常鴻臚皆領之今太常協律郎五人司樂二十三人有神樂觀提舉神樂署署正署丞官太常樂員本最多乾隆七年汰之始命王大臣總領樂部王一人尚書一人侍郎二人皆兼官也其神樂署隸太常和聲署隸禮部及內務府緬樂亦隸之什榜處蒙古樂舞則隸侍衞處其中和樂處太監八十二人則隸內務府掌儀司祭先蠶樂乾隆七年作祈雨報雨樂章乾隆十八年作祈雨報享月律乾隆五十一年增祈晴報晴樂章嘉慶十二年作凡樂名梁以雅北齊隋以夏唐以和宋以安金以寧元郊社以成宗廟以寧明以和本朝以平

翰林官

孝陵碑言世祖於景運門內建直房令翰林官入宿備顧問順治十七年也康熙十六年十月聖祖始設南書房以侍讀學士張英序班高士奇州同勵杜訥入直後高授侍講勵授編修三十三年五月命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官日以四人至南書房承直其後專用翰林嘉慶年間用趙秉沖應生也雍正元年設翰林司官定稿說堂今辦事翰林也五年督學部郎以出身原甲第兼編修檢討衙乾隆二年修撰編修檢討俱掛數珠二十二年裁司經局正字五十年裁滿洲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二缺侍讀二缺大考補授難其人也五十四年裁詹事府官兼翰林銜

館閣病假

夢溪筆談言宋館閣每夜輪官一人直宿。有故則豁宿。例於宿歷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其具文可笑也。庶常館請假。向俱請病假。以翰林省親例須食俸六年後也。嘉慶十五年六月己酉。庶吉士多具病呈。上疑之。大臣以實對。乃定制。不拘論歷俸。其省親及資斧不給回籍措費者。據實呈明。除去往返程途。定限在家居住四個月。起咨銷假。

武殿試

武殿試始明崇禎四年。本朝因之。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壬辰。諭武鄉會試。舊例以八十步爲則。後改五十步中二箭爲合式。殿試射的亦改爲五十步。嘉慶十二年。皇上以武鄉試會試內場非眞能自作。徒爲虛糜命大臣會議。裁內場文論。但默寫聖諭廣訓及武經。至旗員不識漢字者。不得保舉綠營。綠營人員應略曉文義。至專閫大員。尤宜明曉。屢訓飭之。

武階

康熙四十八年十月丙午。聖祖諭曰。故抑武人。是明代陋習。武人粗鹵。不宜抑之太甚。凡治天下之道。當以和平爲貴也。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初十日。高宗以文臣十八階。武臣止七品。又自從一至正七。止十二階。初。武正從一品俱封榮祿大夫。合爲一階。正二至從五。俱封將軍。嗣俱改爲大夫。乃欽定武職十八階。正一至從二。封將軍。正三至從九。分別都尉騎尉校尉。其加級降級。俱以正從各計。

愚爾根王府

墨爾根王爲睿親王。爲攝政王。當時稱爲台星可汗九王。見毛奇齡後鑒錄。順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至八年二月二十日。尊稱成宗義皇帝。見各書記載。其後撤爵封。今世襲墨爾根王府。在東單牌樓石大人衚衕。乾隆時所立也。其舊府。據恩福堂筆記。在東安門內之南。明時南城。今瑪哈噶喇廟。案日下舊聞考。普度寺在甯新庫北。誠案。稱睿親王府。康熙三十三年。建瑪哈噶喇廟。乾隆四十一年。始名普度寺。本明南城舊宮。今寺左黑佛殿內藏鎧甲弓矢。睿親王舊物也。王以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薨於喀喇城。十七日。柩至京。入府治喪。吳偉業讀史偶述詩云。松林路轉御河行。寂寂空垣宿鳥驚。七載金縢歸掌握。百僚車馬會南城。其地址俱合。蓋撤封以其女及養子家產人口給信王以後詩。故曰空垣也。

延恩侯

雍正二年十月。封朱之璉一等侯世襲。入丁入正白旗。明代王爵。或作遼王爵。誤。雍正元年九月乙酉。上諭云。近於聖祖仁皇帝聖筒內。檢得未經頒發上諭一道。欽此。雍正五年。世宗憲皇帝御製景陵聖德神功碑云。前後南巡。親祭明孝陵者三。又欲封其後爵。俾承世祀。予小子祇奉遺言。錫之侯爵。乾隆十四年八月。世襲定名一等延恩侯。

史記孔子世家後識語

孔子卒後。六世孫斌、爲魏文侯相。漢高祖時。孔子十世孫騷、以戰功封蓼侯。十二年。高祖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諸侯卿相至者。先謁後從政。封孔騰爲奉祠君。蓼侯騷傳至璜。失侯。璜弟茂之子宣、爲長安君。宣

帝元康四年。詔復其家。元帝初元元年。孔霸得封關內侯爵。名曰褒成侯。永光元年。詔褒成侯以所食邑八百戶祠孔子。先是初元元年。匡衡請封孔子後爲殷後。不納。成帝永始三年。梅福復請以孔氏爲殷後。謂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亦不納。至綏和元年二月甲子。封孔吉爲殷紹嘉侯。食千六百七十戶。尋進爵公。地百里。吉子何齊嗣。哀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平帝元始二年。改殷公何齊子安爲宋公。安、孔子十六世孫也。是年六月丙午。以二千戶封孔子十六世孫褒成侯孔均。奉孔子祠。追謚孔子褒成宣尼公。均、霸曾孫也。王莽時。以均爲太尉。不就。遂失侯。光武建武十四年。均子志、復得封爵。而殷後孔安、別爲漢賓。（續漢百官志注時大禮以二王後二公及孔子後褒成君從也。）其間若孔永、孔奮、亦能自致官爵。自元始時。謚孔子宣尼公。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文聖尼父。北周靜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稱先聖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贈太師。武后天授元年。追封隆道公。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被之。追後鄭縠又請於謚中加哲字。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議加至神元聖帝。未行。乃加謚元聖文宣王。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章。五年。以國諱改元聖爲至聖。神宗時。判國子監常秩、請尊孔子爲帝。禮官李邦直議止之。徽宗崇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三年。定名文宣王。當紹興十二年。西夏仁宗人慶三年。尊孔子爲文宣帝。止行於西夏。元成宗元貞元年。加號大成文宣王。明景帝景泰三年。劉翊請尊孔子爲帝。憲宗成化時。祭酒周洪謨、請尊孔子爲文祖大成至聖皇帝。當熟知縣楊子器、請加配天廣運大成至聖萬世帝王宗師。皆不

行。世宗嘉靖九年。定稱至聖先師。時徐階黎貫謂不宜去王號。然不能爭也。以上世家及尊號。先是漢明帝永平四年。令學校祀周公孔子。十五年。躬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躬祀用太牢。學校秩禮牲以犬。唐高祖武德元年。立周公孔子廟各一。七年。以孔子配周公。太宗貞觀二年。升孔子爲先聖。不祀周公。而孔子仍居配位。高宗永徽時。復祀周公爲先聖。而孔子以先師配。顯慶時。復稱先聖。元宗開元二十七年。祀孔子正南面。至明嘉靖稱先師。去上號。而仍南面。國朝順治二年。國子監祭酒李若琳、請加至聖先師爲大成至聖先師。不復言封號。樂章景平有云猗歟素王。非爵也。其神主與廟祀。宋齊之制。太子讀經通。卽祀孔子。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親拜祭孔子於中書省。明祀先聖於文華殿。古聖帝南面。周公西面。孔子東面。其太學之禮。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詔國學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行事。宋太祖建隆二年。詔貢舉人就國子監謁先師。著爲令。其郡國廟。梁武帝天監四年。梁始立孔子廟。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命郡學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月朝之。唐太宗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九年。顏師古言郡國立學廟非禮。當止。高宗咸亨元年。敕州縣未立廟者速事營造。自是孔子之廟。徧天下矣。漢桓帝元嘉二年。魯相乙瑛請置廟卒史。明年事下。春秋饗祀。出王家錢給犬酒直。永壽二年。相韓敕修孔子墓及禮器。靈帝建寧二年。相史晨請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禋祀。皆立碑。漢學校之祭。共犬酒。太平御覽引桓子新論云。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鷄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魏書、延興二年。大金國志、大定二十六年。皆制用酒脯。則雜依民俗。非秩禮也。魏帝芳正始二年。使太常以太牢

祭孔子於辟雍。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制國學以太牢。用八佾。州縣學以少牢。元武宗至大二年。制春秋二丁用太牢。禮始定。自漢文翁畫孔子像於蜀石室。靈帝光和元年。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於鴻都門學。其後立廟。遂傚像。唐元宗開元八年。以十哲及曾子配。饗皆坐像。先是顏淵立像。至是采論語四科九人及曾子配。又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明太祖洪武初。國子監廟增木主。司業宋濂坐謫官。以其請毀像也。憲宗成化五年。闕里廟依京師制。增木主。英宗天順元年。立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銅像於文淵閣。世宗嘉靖九年。張璁議毀像。籩豆用十。樂用六佾。或依毀像。或移像。別作室奉之。或亦不移不毀。今闕里廟。舊像也。闕里廟漢世即故宅。奥治桓帝元嘉二年。置百石卒一人。魏文帝黄初二年。亦置百石卒史衞廟。而於廟外廣爲室。居學者。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詔建孔子廟。同諸侯之禮。北魏孝文帝延興三年。給十戶供灑掃。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廟戶二十。睿宗太極元年。以近祠戶三十供灑掃。憲宗元和十三年。置五十戶。宋太祖建隆三年。詔祭孔子廟。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廟門。眞宗天禧六年。增殿庭廊廡百六十間。仁宗慶曆四年。以本縣中戶五十供灑掃。嘉祐六年。加大成殿榜於闕里廟。神宗熙寧二年。行新法。減省廟戶二十。哲宗元祐五年。復之。徽宗崇寧三年。宣殿名大成。國學郡縣學皆同。四年。定門戟二十四。元太宗九年。給守廟一百戶。世祖至元二年。加封至聖文宣王。成宗大德五年。復八年。給灑掃戶田五十頃。明太祖洪武元年。置戶百。世宗嘉靖八年。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闕里廟祭以四仲上丁。國子監府州縣學廟以春秋。洪武十五年制也。以上祠廟。孔子墓。

周時諸生以時習禮其下。史記集解皇覽云。孔子冢。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五尺。塋地百畝。史記云。葬魯城北泗上。故所居弟子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守相出私錢治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給灑掃五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戶二十。墓初祠壇方六尺。門弟子以甎甓爲之。漢韓敕易以石。石廣厚三尺。縱橫各七。唐元宗開元二十年。遣禮部尚書以太牢祭孔子。墓易舊石以封禪石。以近墓五戶長供灑掃。後又廣新石五尺。宋眞宗景德四年。置守塋二十戶。大中祥符元年。東封。過仙源。拜孔子墓。命學士晁迥奠孔子父母。明太祖洪武時。置灑掃戶七。成祖永樂二十年。建聖林門。（以上墓）其推恩追崇。始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封孔子父齊國公。母齊國太夫人。妻幷官氏鄆國夫人。（幷墓兒幷之借。唐人左傳相六年正義。宋人辨引家語幷官。正作仁。）宗慶曆八年。詔於聖殿後立廟齊國公像。用九章。元文宗至順元年。封啓聖王。啓聖王夫人。三年。封鄆國夫人。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又封顏子父杞國公。母杞國夫人。順帝至元二年。杞國畫像九章。明英宗正統三年。以顏路曾晳伯魚從祀。啓聖王殿。世宗嘉靖八年。改王爲公。薛侃上言。聖廟中顏路三人在廡。四配理所不安。或其時三人兩從祀歟。（以上推恩）自褒成侯至漢和帝永元四年。定爲亭侯。食千戶。魏文帝黃初二年。改宗聖侯。邑百戶。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奉聖亭侯。邑二百戶。至宋孝武帝大明時。奉聖亭侯失爵。南朝亦詔求孔氏後。北魏孝文帝延興三年。以孔子二十八世孫孔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如魯祀孔子。封孔靈珍爲崇聖侯。邑百戶。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恭聖侯。周靜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鄒國公。以孫孔長孫襲。邑百戶。隋煬帝大業四年。封長孫子嗣悊紹聖侯。食百戶。唐高祖武德九

年。封嗣悊子德倫爲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褒聖侯食邑百戶。位同三品。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後褒聖侯采邑。元宗開元二十七年。隆道公爲文宣王。褒聖侯進爵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長任。代不絕。肅宗上元二年。詔文宣公位二品文官下。憲宗元和二年。赦敕與文宣公子一人官。遂爲例。昭宣帝天祐二年。朱溫專政。失爵。越二十八年。唐明宗長興三年。復文宣公爵。兼縣令。則孔仁玉也。先是。仁玉父光嗣不得封。仕泗水主簿。梁乾化中。爲廟戶。孔末所弒。唐明宗誅末。授仁玉曲阜主簿。旋爲令。復公封。宋初。卒贈兵部尚書。今孔氏稱爲中興祖者也。宋太祖乾德四年。授仁玉子孔宜曲阜主簿。後襲文宣公。眞宗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及州長吏待孔氏爲令簿者以賓禮。勿使庭趨。仁宗至和二年。改文宣公爲衍聖公。立孔氏知縣。唐季及五代。孔氏宗子顯者才爲令簿。至宋。謂孔子子孫。不使他族統治。使文宣公兼攝曲阜令。時孔宗原當襲。而議者言文宣非可爲子孫爵名。乃改衍聖公。而別立孔氏一人爲知縣。英宗治平元年。詔勿以孔氏知本縣。襲封人不得遠去家廟。初。褒成侯在洛陽同文門。有漢元嘉三年碑云。相瑛言。褒成侯四時來祭。事已即去。及唐天寶十五年。文宣公孔璲、避亂之寧陵。遂家焉。後以兼曲阜令。在曲阜。今別立令。故申言襲封人當依家廟。而衍聖公定葬仙源。仙源者。曲阜朱名也。哲宗元祐元年。改衍聖公爲奉聖公。承爵者即除寄祿官。廩俸並視現在官給田畝。考遷亦改寄祿官。不領他職。在故郡奉祀。徽宗崇寧三年。復爲衍聖公。大觀三年。敕孔子後當聽一人注本縣官。令丞簿尉。無定職。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授衍聖公本縣令。宋衍聖公孔端友南渡。寓三衢。六傳至孔洙。入元。而金別擇立衍聖公。

廢帝天德二年。詔衍聖公俸格加於常品。晉階承直郎。章宗明昌二年。以衍聖公四品。階八品。不稱。超授中議大夫。元太宗五年。分縣尹至定宗時。衍聖公元措卒。養弟之孫浣爲嗣。後以族人誣浣非孔氏子。封中絕。縣尹仍孔氏世襲官。爲修廟致祭。世祖至元十六年。宋亡。十九年。宋衍聖公孔洙至上都。帝欲使襲封。讓於居曲阜世承祀者。越十四年。成宗元貞元年。封孔治爲衍聖公。二年。設知印官。大德四年。給衍聖公隨朝四品官俸。七年。縣尹用衍聖公弟襲補。自浣失封至治襲封。中絕者四十四年。元文宗至順二年。給衍聖公三品銀印。順帝至正八年。以衍聖公爵與階不稱。晉秩中奉大夫。換二品銀印。明太祖洪武元年。進衍聖公秩二品。階資善大夫。置掌書、典籍、管勾、司樂、知印、奏差、書寫、與孔氏世襲知縣。七年。改世襲知縣爲世職知縣。凡衍聖公官屬。知印始元貞時。奎文閣典籍始元武宗至大二年。司樂始元仁宗延祐六年。餘皆明制也。宋徽宗崇寧二年。詔孔氏選親族一人。判司簿尉事。爲族長。明太祖洪武七年。賜孔庭族長龍頭藤杖。主理家政。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卽位。賜衍聖公正一品服。景帝景泰三年。改賜三臺銀印。帶服皆正一品。列文臣班首。神宗萬曆七年。萬壽節。衍聖公入賀。待以客禮。不在文武班。不與朝參。二十二年。賜衍聖公長子公世子名號。例惟親王世子。以上世子。郡王公皆長子。年十五。授二品冠服。家言。其祭田。漢唐依官爵。唐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租稅供鷹享。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賜田百頃。哲宗元祐元年。添給百頃。八年。又賜百頃。金章宗明昌五年。增祭田六十五頃。屋四百間。後又撥給地六十四畝有奇。元成宗大德五年。官置祭田二十頃。九年。以尙珍署田五十頃。供曲阜林廟祭祀。明太祖洪武九年。賜祭田二千大頃。分五

屯、四廠、十八官莊。成祖永樂五年賜滋陽田七十三大頃。順天湯沐田八十二頃。以上祭田。其給復。先時有司酌復之。唐高宗乾封元年詔賦役之事。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周世宗顯德五年抑爲編戶。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復之。元太宗九年詔復孔顏孟三氏子孫。世世勿與。明太祖洪武元年詔復三氏子孫大宗徭役。英宗正統元年復聖賢後裔。以上給復。其奉祀。以宗子主之。或幼與病。則攝。宋大中祥符元年文宣公孔聖佑年十一。九年遷孔道輔知本縣。主祠。天禧四年聖佑年二十四。襲封。兼知縣。金宣宗貞祐二年衍聖公元措赴京師。弟元用攝祭。國朝衍聖恭懿公毓圻晚多病。以子傳鐸攝祭。傳鐸富襲雍正八年乞病。即以子廣圻襲。嘉慶四年衍聖公憲培卒。嗣子慶鎔幼。以本生父博士封公廕憲增攝祭。十一年八月交代。以上奉祀。其京邸。始明成祖永樂二十二年太子仁宗賜也。在東安門外。天子祭闕里。會孔氏子孫。始漢章帝元和二年大會孔氏六十三人。以儒者巾服見。天子臨雍。衍聖公率諸賢裔觀禮京師。始明景帝景泰元年。以上。即。其從祀配享。曹魏黃初時。曲阜廟像二弟子執卷侍立。見水經注。元魏興和三年兗州刺史李延修廟像。以從陳蔡十子雕素其側。青衿青領。其在祭典。先時止以顏子配。或亦拜七十二弟子。北齊時。郡學立孔顏廟。諸賢不與也。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先儒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元宗開元八年以十哲配。二十七年增十哲及曾子等六十七人公侯伯爵。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始定七十二賢籩豆酒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又追封孔子弟子。加左邱明等十九人封爵。徽宗政和元年更定孔門弟子封爵。改犯先聖諱者。至以宋人王安石封舒王。升坐配享。金章宗承安二年升先賢先儒封爵。元仁宗皇

慶二年。以宋元儒從祀。先是南宋自撤出王安石。別以宋儒從祀。至是及闕里廟矣。延祐三年。定四配。始者。北宋及金元。皆以顏孟配位。顏右孟左。與孔子平列。南宋度宗咸淳三年四月。增曾子子思爲四配。東西配。延祐時。從之。升有子子張宋朱子於殿上。合四科閔子以下爲十二位。則定於國朝也。明世宗嘉靖九年。去從祀公侯伯號。分稱先賢先儒。熹宗天啓時。以魏忠賢從祀。後撤之。（以上從祀。）自宋仁宗慶曆三年。立尼山廟學。教孔顏孟子孫。哲宗元祐元年。撥給近尼山田二十頃。元仁宗延祐二年。改中庸精舍爲子思書院。設山長。文宗至順元年。加號顏子復聖。曾子宗聖。子思述聖。孟子亞聖。明太祖洪武元年。改廟學爲三氏子孫教授司。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山長。又置灑掃戶八。英宗正統九年。設三氏學生員。景帝景泰三年。置顏氏孟氏世襲博士。孝宗宏治十六年。加衍聖公次子翰林院五經博士第三子太常寺博士。皆世職。武宗正德元年。立衢州孔氏博士。以孔洙子孫世襲。二年。以衍聖公次子博士主子思書院。世宗嘉靖十八年。立曾氏博士於嘉祥。神宗萬曆十五年。三氏學益曾氏。爲四氏學。熹宗天啓元年。孔氏鄉試編耳字號。聖裔聖字半也。自子思書院有博士。子思始得專祠。書院官置田。子思書院博士。國朝順治十四年。以明制太常寺博士襲。其衢州西安博士。以西安孔氏襲。松江青浦北有地名孔宅者。言漢時孔氏避地居此。有孔子衣冠墓。康熙四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南巡。親書扁聯賜之。與衢州、西安、皆孔子後也。五十八年八月。衢州歲科試定額外取孔氏童生入學二名。（以上四氏博士。）其諸州學田。宋眞宗乾興元年始詔給。明英宗正統四年。戶部奏準。衍聖公五屯存五百戶。湊二千八。辦納籽粒供祭祀。其遣官祭於曲阜。始北

魏獻文帝皇興二年遣中書令高允兼太常至兗州以太牢祭孔子即位告祭始元武宗至大元年即位遣學士祭告孔子顏子廟頒書籍始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頒六經於孔子廟避聖諱始宋徽宗大觀四年改瑕邱爲瑕縣龔邱爲龔縣金章宗明昌二年改臣庶名孔子諱者曲阜孔廟前立下馬牌祭版署御名太和五年詔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告成太學及曲阜廟則始聖祖仁皇帝平三藩其立碑則始平定朔漠爲民祈福則始康熙三十四年遣吳涵初制。以上典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定制一如明時交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明太祖親封鐵冠道人圖匣於曲阜孔氏二年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十四年定稱至聖先師孔子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九年立天下文廟前下馬牌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封孔子五代肇聖王裕聖王詒聖王昌聖王啓聖王改啓聖爲崇聖祠二年諭改幸學爲詣學增先賢博士三年定至聖諱字石加邑州縣丁祭俱用太牢樂用八佾五年定八月二十七日至聖生日齋一日禁止屠宰七年修曲阜廟殿及正門皆用黃瓦改舊名官聖廟爲至聖廟門戟二十有四八年設廟中孔氏執事官四十員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國子監文廟亦易黃瓦二十一年改曲阜知縣爲在外調補缺停孔氏知縣而增孔氏執事六品官一先是執事四十員三品二人四品四人五品六人七品八人八品十人九品十人均由藩庫給俸二十兩准監生應試至是又六品一衍聖公田在會典者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頃瀕捕戶百十五皆免稅課徭役者今實免稅課田一千二百五十六頃七十八畝其九百頃二十二畝或以爲曲阜城中地案明時五屯二千大頃不應有曲阜城中地山東通志則云四千二百二十二

頃五十一畝疑係現存大頃一頃爲三頃計之餘俱汶泗沖洸淤浸也仁宗睿皇帝嘉慶十四年十月以孔子祭田缺額九百頃諭山東查撥補還其廟基爲三百二十七畝五分林地合新增總二千九百四十一畝九分墓刻今仍題文宣王廟像王冕服皆明以前法也林樹古物有年分繫牌宋書劉義恭傳云鎮彭城時魯郡孔子舊庭有柏樹二十四株經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嘆息蓋取枯折二株爲材今廟樹林樹極蔥盛也明天啓時耳字卷舉人二名魯藩占一名聖裔占一名順治十四年二名俱歸四氏雍正二年增爲三名道光十一年孔昭虔任貴州布政使其子憲恭應鄉試山東以列耳字號官字號雙請皇上以歸官卷則失專設四氏學本意諭仍歸耳字專號孔氏之派今衍聖公慶字爲七十三世自明以公彥承宏聞貞尚衍八輩遠近支屬依用天啓中衍聖公衍植又定十字曰興毓傳繼廣昭允慶繁祥及允憲之襲也高宗改爲憲祥今俱依用憲字衍聖公府當廟東詩禮堂垣東詩禮堂列聖詣廟講學處也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丙子聖祖詣（依聖訓本作詣字）曲阜文廟至奎文閣下輦由甬道旁行行三跪九叩首禮留曲柄黃蓋供廟廷四時享祭陳之世宗憲皇帝依行九叩禮乾隆五十五年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先期親詣曲阜廟致祭雍正時曲阜廟災世宗詣國子監大成殿祭奠告慰避殿減膳曲阜廟工成欽差大臣衍聖公山東巡撫同奏慶雲見其後高宗頒周器十於曲阜廟重排石鼓十於國子監廟、熱河文廟衍聖公京邸今在西安門外太僕寺街顏氏十爲七十世曾孟亦用孔氏名曾氏毓爲六十九世孟氏傳爲六十七世顏曾孟祭田會典皆四十五頃顏氏又

自增祭田。見曲阜縣志。共百一頃十畝六分八釐。曲阜亦有僧道。明有三聖祠。正統時。諭禁之。國朝康熙三十六年。衍聖公咨巡撫布政使撤毀。乾隆三年。河南學政林枝春、以三教堂佛居中。聖人老子互爲左右。請通飭毀之。得旨允行。古時有祈禱。南北朝祭。或以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牲鼓舞。倡優俳狎。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詔禁之。定其禮。封氏見聞記。儒教云。唐時風俗。婦人多於孔廟求子。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元成宗大德元年。制各官涖任。先謁聖廟。以次謁諸神廟。著爲令。廟始嚴。國朝康熙二十五年。直省武官協領（駐防）副將以上得陪祀。四十九年九月。太原總兵馬際伯奏。文臣皆得陪祭孔子。武臣惟副將以上得陪祭。請自今參將以下同城武弁得與文臣一體陪祭。於是文武皆得在列。元仁宗即位。遣官者祭告。殿上風起。兩廡燭滅。臺下鐵燭槃入土尺餘。皆拔。明洪武時。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嘉靖九年。罷之。然內學堂上學散學皆拜孔子。非與禮主祭也。史記世家言極纖悉。蓋情深文明。其言世家。記世祿也。其名至當矣。後人忽言孔子可世天下。以史爲失例。其說可怪嘆。故復識世家言以後事如此。道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書。

禁開礦

康熙四十三年。部議江西崇仁大庾開礦。奉旨。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不准行。五十二年。奉旨。有礦地方。初開時即行禁止。乃可。若久經開採。百民勉辦貲本。事趨獲利。藉爲衣食之計。而忽然禁止。則已聚之民。毫無所得。恐生事端。雍正二年。奉旨。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利絕。則散之甚難。

若招商開廠、設官收稅、傳聞遠近、以致聚衆藏奸、則斷不可行也。五年、諭又申言之、謂何必諄諄以利爲言。嘉慶四年四月、御史據民商呈奏請開邢臺銀礦、奉旨、非閱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於開礦一事、深以言利爲戒、不准行。五年、大名請開鉛廠、摺不發。六年三月、塔爾巴哈台金礦、奉諭、以無籍之徒、聚之甚易、散之則難、於邊地殊有關繫、嚴行封禁。九月、平泉州銅苗見請開廠、諭永遠封禁。二十年四月、諭封禁都爾哈拉鉛廠。

田土

順治十六年、天下田土、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六頃四十畝。乾隆三十一年、七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五頃五十畝零。州縣衞田也、口外屯田不計。

旗地

順治元年十月、戶部奉諭、凡近京各州縣民人無主荒田、及明朝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等、凡歿於寇亂者、無主田地甚多、爾部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子弟存者、量口給予、其餘田地、盡行分與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三年三月、議定此項錢糧、照數永免。今據乾隆六十年田數、內府三旗莊田、一百二十七萬八千八百畝、宗室莊屯田、一百三十三萬三千八百二十七畝、八旗滿洲蒙古漢軍給地、一千四百零六萬六千八百六十二畝。初以圈地賣與民人者、雍正七年、官爲取贖、其官贖之田、乾隆四年、議許壯丁具呈領買、其價銀以五年錢糧分限扣交、壯丁領買者、限以五晌、計三十畝、其五晌之價、上地銀四十八兩、

二等三十八兩三等二十八兩四等十八兩荒地十二兩四十四年定官贖地未經領買者官收租銀由直隸總督徽解爲歲終分賞八旗之用其旗地徵收雍正十一年定官地被災十分者免五九免四八免二七免一六分者不免地租銀每畝一錢五分私價自三錢五分至八錢其井田雍正時定以田百二十五畝公田十二畝五分廬舍十二畝五分私田百畝納公田租十二石五斗乾隆時改爲屯田每畝交一斗

農祭

先農壇之祭順治十年定於仲春亥日案六壬古式正月亥爲天倉梁天監時改用二月今法二月節猶日躔亥故用亥後改於三月雍正二年耕耤三推畢又加一推遂爲例乾隆三年依成法四推又定制三月耕耤興祭先農周日往時以祈穀時祭不燔柴順治十七年定制祈穀用燔柴禮乾隆八年初定常雩禮歲舉行之雨澤或愆則禱社稷三壇又不雨乃大雩也至民間求雨止於叩禱此外皆治以應得之罪見雍正二年六月十一日諭旨民間祈求晴雨一事甚不合禮任意設壇觸犯鬼神聚集不肖僧道妄行求雨殊屬非分如果欲求雨只宜各存誠心叩禱而已何必種種作法嗣後除奉旨外或在寺廟誦經求雨尙可如私自設壇借求雨之名妄作法術卽以妖言惑衆治罪欽此農民宜知之交相告也

荒政

國家荒政十二一、救災二、拯飢三、平糶四、貸衆。收成在八分以上、加息、七分、免息、六分、緩、災重者、豐收亦免息、五、蠲

賦、六、緩征、七、通商、禁遏糴糶、八、勸輸、過百石獎、九、嚴奏報之期、十、辨災傷之等、十一、興土功、使民就傭、十二、反流亡、使民生聚、會典採饑之例、水旱成災、先給一月糧、爲撫卹、災六分者、極貧、予一月糧、七分八分者、極貧二月、次貧一月、九分者、極貧三月、次貧二月、十分者、極貧四月、次貧三月、凡月者、皆滿三十日、戶計口、大口日米五合、小口兩日米五合、或給錢、依米時價、成戶者、月一發、不能自舉火者、官給粥、日一發、士子移衆學宮就給、其極貧加至七八月、次貧五六月者、事出特恩、其救災之例、若水患、民居湮漂者、給修理費、傷人者、加卹、水旱興土功、則以所濟民數、與工費同報部、康熙年賑山東、賑喀爾喀、乾隆年賑甘肅、賑徐州、嘉慶年賑直隸、皆曠典、邁古、乾隆時、修會典、凡涉民事、刪去虛文、歸於實惠、俱高宗純皇帝丹毫改定、親民重農、遠過唐虞三代矣、日下舊聞考五十五卷館臣案云、乾隆二十年、會典進呈、奉御筆將先農壇齋宮改爲慶成宮、此改定之見於記載者、且丹毫牽絲鉤勒、及單雙圈出擡寫式樣、尤爲使歸畫一、免復請之遲緩與煩也、

禁殺牛

古殺牛之禁、寬嚴不同、淮南子說山訓云、殺龍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死、未有行之者矣、高誘注云、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也、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是漢法不得殺牛、氾論訓云、馬免人於難者、其死、葬之、牛死葬以大車爲鬲、死而埋之、其不殺可知、後漢書第五倫傳云、爲會稽太守、有妄屠牛者、吏卽行罰、魏志陳矯傳云、是時耕牛少、殺者罪至死、爲

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高堂隆傳云明帝時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以此爲賦所以有私宰之禁其言私者對官言之也晉書張茂傳云初起義兵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又不任耕稼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南史云梁傳昭子婿家餉牛肉昭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唐律廐庫云故殺官私牛徒一年半盜賊三云盜殺者徒二年半其法似輕然唐赦文多曰十惡五逆火光行劫持刀殺人官典犯贓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五代史唐莊宗紀云同光元年十二月十一日赦百姓將牛驢及馬宰殺貨賣便仰擒捉不問軍民高低隨在處斬訖奏明宗紀云天成二年三月丁卯詔糾察殺牛賣肉準條科斷其自死牛許賣斤不過五錢民家各報所由準例輸皮入官宋則燕翼貽謀錄云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詔曰開權房屠牛馬驢狗以食犯者定行處斬青箱雜記云張詠尹益都李順黨殺牛避罪亡逸許首願置就命斬之厚德錄云張逸知益州歲饑民殺耕牛皆配隸中明歲乃奏還之折獄龜鑑（鄭克撰）云包拯知揚州錢和知秀州有仇盜割牛舌者皆使歸屠牛散肉遂爲仇所告以此獲仇盜王堯臣見近錄云張文懿爲祉洪令村寺神每告僧迎之一日僧不出迎神言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奏文懿遂改正安南大越史記李仁宗本紀云龍符二年八月詔盜殺牛杖八十徒牯甲其妻杖八十徒桑宰婿鄭家杖八十時當宋也並罪及其妻明沈景倩野獲編云萬曆丙戌丁亥間巡城御史楊四知榜禁殺牛引太祖所定充軍例懸賞賺人告發是殺牛自古有禁順治十一年五月甲午端午上諭賜饌大臣曰朕甚憫耕

牛勞苦。不忍食其肉。又序刻牛戒彙鈔。既而大學士魏裔介又輯刊牛戒續鈔。雍正七年六月。上諭曰。聞外間謠傳。六月二十四五。將開屠宰耕牛之禁。回民等將欲齊來謝恩。又聞民間竟有私宰耕牛之事。今朝廷所需。惟祭祀照例供用。其餘一概不用牛肉矣。如有違禁私宰耕牛。立即鎖拏。按律盡法究治。該管官從重議處。嘉慶十年十二月。巡視西城御史奏請開牛禁。坊官驗明准令回民宰賣。上責以此御史又非回教中人。矢口亂道。荒謬已極。不可復任御史。回教中聞之。亦稍斂迹也。回回殺牛者。諉之老教。實亦不然。回教以駝爲大牲。祭用之。牛爲少牲。祭與賓用之。用者卽不以負。知非耕牛也。天方典禮引天方書云。市有懸牛。聖化不入。天方衆國無以屠牛爲業者。又云。穆罕墨特至默底那。見市屠牛曰。盍易諸。民遂舍牛而易羊。大唐西域志云。天竺噉牛豕者鄙恥。衆所穢惡。屏居郊外。希迹人間。今京城禮拜寺。言回回禮拜日。殺牛者不得升堂。

演義小說

順治七年正月。頒行清字三國演義。此如明時文淵閣書有黃氏女書也。黃氏女書爲念佛。三國演義爲關聖。一時人心所向。不以書之眞僞論。其小說之禁。順治九年題准。瑣語淫詞。通行嚴禁。康熙四十八年六月議准。淫詞小說。又各種秘藥。地方官嚴禁。五十三年四月九卿議定。坊肆小說淫詞。嚴查禁絕。板與書盡銷毀。違者治罪。印者流。賣者徒。乾隆元年覆准。淫詞穢說。疊架盈箱。刻肆租賃。限文到三日銷毀。官故縱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緝例。降二級調用。嘉慶七年。禁坊肆不經小說。此後不准再行編造。十五年

六月。御史伯依保奏請銷毀淫說如意君傳、濃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團等諭旨。不得令吏胥等藉端坊市紛紛搜查。致有滋擾。十八年十月。又禁止淫詞小說。

官話

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爲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准送試。福建省城四門設立正音書館。十三年。奉旨展限四年。乾隆二年。弛其令。令州縣與士民相見。及教官實心教導。保薦時列入政績。十年。戴福建四門書館。四十八年。通政司行文各直省。本章士俗字字典所無。難以繙清。嗣後隨本音釋揭送內閣。以便繙譯對音。嘉慶十一年。奉旨。上書房行走者。粵東口音於授讀不甚相宜。謹案。詩書執禮。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齊魯音。而經史多有方言。學者貴知之。然必立一雅言爲之準。而後方言可附類而通也。

雜職儀衛

會典禮部儀制司儀衛云。雜職竹板二。無他物也。凡輿馬。文員則司道以下。教職以上乘轎。皂夫四。雜職乘馬。按宋張某白獺髓云。王姓初任江右一尉。多剡剡。宴於市民家。民齎尉司旗杖等。訴其攜兵卒強盜。宋史司馬池傳云。知鳳翔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俾爲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王明清揮麈錄云。其祖爲應城尉。驗尸爪有血。弓手持蓋者面有爪痕。縛之訊治。果然。則其風久矣矣。又周遵道豹隱紀談云。縣尉下鄉擾人。邇來尤甚。京口人效古詩云。雞鳴。刺縣尉

下鄉也。其三章云。雞既鳳矣。鳴既夢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葉子奇草木子云。廉訪分巡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其晉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若解命盜犯人。則巡尉用一聲鼓一聲鑼。然則宋巡尉有旗杖有蓋有鑼鼓。元巡尉有旗幟金鼓。蓋明時裁之。

宮中歲用

皇朝通考國用考云。康熙二十九年。查故明宮中每年用金花銀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充餉。又光祿寺送內所用二十四萬餘兩。今止用三萬餘兩。又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斤。今止六七百萬斤。又紅羅炭一千二百八萬餘斤。今止百萬餘斤。又每年牀帳花毯輿轎等項二萬八千餘兩。今俱不用。高宗純皇帝御製詩注云。明季宮中歲用七十萬。本朝康熙五十年間。省至七萬。乾隆三十年。三萬四十年。二萬。嘉慶十四年正月二十日諭。朕恭閱聖祖仁皇帝實錄。內載前明宮中每歲用度。金花銀九十餘萬兩。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每年柴炭等項。又不下數萬兩。康熙時。大加刪減。不及十分之一。我皇考恪守前規。益加儉約。更爲減省。朕一切宮中支用。照乾隆年間舊例遵行。罔敢稍踰。

太監

順治初。裁定內官額數。

順治元年。奉旨。內監原未贊禮。何得混入朝班。牙牌事宜著議奏。

順治二年。定例。嗣後內監概不許朝參。亦不必排班。

順治三年定織造不差太監。

順治十一年滿洲佟義與太監吳良輔交通。佟義既死。吳良輔處斬。定議置十三衙門。裁內務府。

順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職掌法制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屬託內外衙門。結納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貪否者。卽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牌。世世遵守。欽此。日下奮聞考。鐵牌在內務府。高四尺五寸。廣一尺九寸。厚一尺。

順治十八年遺詔。祖宗創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亦由委用宦寺。是年罷十三衙門。以其事歸內務府。

康熙十六年五月。置敬事房。設總管副總管。

雍正元年定總管四品。副總管六品。隨侍等處首領七品。宮殿等處首領八品。

雍正四年六月。定正四品大總管爲宮殿監督領侍從。四品大總管爲宮殿監正侍。六品副總管爲宮殿監副侍。七品首領爲執守侍。八品首領爲侍監。尋又定內官品級。自四品至八品。皆不分正從。永爲定例。

乾隆七年定宮中現行則例。凡內監官職。以現今四品爲定。再不加至三品二品以至一品。

宮中現行則例。歲賞內監廣儲司銀二千兩。崇文門錢一千六百弔。

皇朝通考職官考。乾隆三十四年。裁萬善殿教習清書太監。在長房一帶。以內府筆帖式課之。漢書亦派筆帖式教習。高宗純皇帝御製詩三集。焦園詩跋。若輩不過令識字記檔案而已。三十六年。

乾隆五十年六月初四日上諭自行淨身問擬斬候之律永行刪除十七日刑部議奏奉旨以後投充者內務府大臣交該司盤詰驗看都虞司

嘉慶十八年九月丙戌上諭太監等充當差使等級懸殊凡近御者皆循謹誠樸之人此案逆賊俱極疏賤僅於宮內看守門戶嗣後俱不得任各處太監藉詞告假有不得不暫時給假者限以時刻必須兩三人同行方准放出

奏摺文字體式述

康熙二十二年陝西奏平涼盜發明廢韓康王定王冢奉諭凡云廢者必如高煦等有罪廢爲庶人然後可彼生爲藩王誰廢之邪雍正七年三月諭張大有本內有地效其靈語又前河工履歷中有河伯效靈字樣彼時面加切責張大有一任無知幕客信筆妄書全不留心檢點著嚴飭行四月諭每見臣工奏章有山川效靈字深切不安屢經降旨申飭今衍聖公賀本內仍用乾坤效靈字樣著更改另行繕寫具奏五月又諭通政司及大學士參奏此措詞之當審也乾隆五十一年二月諭劉峨摺內許牧劉令字樣殊失對君之體申飭通諭嘉慶九年六月諭安徽巡撫王汝璧題本內稱前巡撫張誠基爲張巡撫者屢見內閣票擬飭行著交部議處嘉慶十五年十月安徽學政萬承風奏任滿摺署銜內廷供奉諭以書銜不合會典官職無此名目此官名之當愼也官名地名俗多用省文嘉慶八年明亮奏稱烏魯木齊提督爲烏提奉旨申飭十一年七月陝西巡撫奏稱甘肅布政使爲蘭藩諭交部議處仍傳旨申飭是官名不當

揑造也。乾隆三十年。諭飭熱河稱熱。多倫諾爾稱諾。以後地名字面一概全寫。嘉慶二十年六月。諭飭順天府尹奏留委員於順天府地方補用。稱爲留順。實屬簡率。道光九年五月。扎隆阿奏。葉爾羌稱葉城。阿克蘇、烏魯木齊、喀什噶爾、稱阿烏喀三城。奉諭旨申飭。是地名不宜省揑也。乾隆五十年六月。書麟片奏河南桐城案內。回漢二字。硃抹。批云。不可如此寫。嘉慶九年十月。兵部議處佛爾卿額摺內。有滿蒙文滿蒙語數處。奉諭。兵部堂官察議。司官議處。嗣後毋許率用省文。致礙文義。十年四月。又諭飭禮部奏貢士名數滿蒙漢字樣。蓋浚揑之文實難注目。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九卿議覆改經摺內有春禮孤經句。硃筆添出秋記二字。諭飭行。五十二年二月。浙江巡撫覆奏。前摺硃重。係滴硃重腳併寫。硃批。以後愼之。毋爲俗幕實所誤。五十四年六月。廷寄上諭。長麟摺內。鄉約地保。省寫約地。殊屬不通。任幕友書寫。慢不經心。嗣後宜加意檢點。嘉慶十九年二月。烏魯木齊都統奏妳姦案。姦婦爲達婧。奉諭。不學無術。永不准用此等字。二十年六月。熱河都統奏稱建昌緘犯回子爲回賊。奉諭。由飭察議更正。此皆揑寫不合者。至其他文義。乾隆五十五年十月。諭。向來河臣以河身隄內灘地爲隄外。以隄外民田廬舍爲隄內。內外倒置。嗣後總以河身爲主。毋得牽混。五十四年閏五月。福建巡撫浦霖臨摺批云。東牽西扯。甚覺難明。九月。江蘇巡撫閔鶚元奏。臬使來京。硃改來爲進。廷寄諭云。閔鶚元誤寫。未留心。是年六月十八日。穆騰額呈進與李天培通候信稿。諭云。稿內語句。虛文敷衍。尤屬可鄙。宜乎有此一驚也。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義州城守尉呈遞靈芝奏片。係松筠代擬。引爾雅茵芝釋曰土氣和。作爾雅菌芝擇曰土氣和。又引本草氣

味平。作本草氣味乎。諭云。特爲指示。俾知盛世不尙祥瑞。其率意稱引。尤可不必也。嘉慶九年四月。諭題本年月末幅挖改蓋印。著另換一扣。黏接鈐印。道光元年九月。湖廣總督陳若霖奏到各摺內雨水糧價一摺。諭云。並未封口。殊屬疏忽。著傳旨申飭。十三年七月。御史松桂奏息銀修堤街道一摺。諭云。並未填寫年月日。著傳旨申飭。敬悉所聞。亦案牘中風雅嘉話也。

工程圖式考

凡輿地懸圖。宜以北爲上。其几案展閱之圖。宜以南爲上。以坐閱多向明也。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廷寄湖廣總督。言奉上諭。武陵白沙隄工圖樣。南北倒置。不便閱看。嗣後勿再舛錯。蓋俗士作几案圖。多誤從懸圖式也。又一圖不能盡者。當分圖。又地要工多。一圖叢記者。當於全圖中聲明此處別展一圖。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南河奏挑湖口引河移下清口壩挑陶莊以上引河圖。批云。將所圈處放大樣貼說來。庶便觀覽。嘉慶二年四月。南河奏豐工大壩挑水壩圖。大壩挑水壩偏在西首。似河道西短窄。東寬長。不能一目了然。諭云。工所酌中另繪一圖。又河淮圖自應分別顏色。乾隆五十四年閏五月。兩江總督奏引河圖顏色同。批云。可謂不用心之至。六月覆奏。分用顏色。五十九年八月。山東巡撫奏南河豐工攔壩圖。奉諭。黃河隄工自應分爲兩色。庶可一目了然。乃一色繪畫。竟似河流分爲二道。眉目不清。且不吉祥。嗣後圖樣宜分別顏色。嘉慶元年七月。南河奏豐工圖。諭云。正河下游既已斷流。仍用黃色繪畫。仍欠明晰。十一年六月。南河欽差奏圖。奉諭。著將湖河情形。另繪圖說。分別青黃。渲染著色。以便披閱了然。